太極圖說論

殖淺薄識力未充且孳孳於科目之文每取其立說之旨以五經四子書遍考之而不能通若疑若殆而缺焉不能一一取而辨之也年四十兩親沒而干祿之念弛矣以平昔涉覽漢魏以來諸儒集錄及二氏書更博取其未涉覽者手自批點會通其意

旨而評隲之大約諸儒言五倫四德與二氏無交涉一本聖經賢傳而發揮其義藴者固多至言性與天道則與聖經賢傳多參差弗合牽于曲學小儒雜亂支離之説卒歸二氏虛無之宗旨説之宋元明諸儒尤甚推其故惟于天人大道有無之理一

若聖人止言有二氏能言無于有無二字之義若疑若信而無以明之并有無二字之名亦若疑若信而無以別之以至于斯也昔羲皇以開天之聖人本圖畫卦從無名無象之始通天人性命于陰陽幽明死生鬼神無一不有以名之而象之乃自無

而知有亦由有而知無非分有無爲二而言之乃合有無爲一而言之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從事聖門之徒君臣師弟論道傳心從無以天人性命爲有爲無舉其名而質之疑其義而析之而相喻于無言者也今夫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

極而立此法象于其中氣與道而已氣可見而道不可見不得以氣之可見言有道之不可見言無推之陰陽幽明死生鬼神其理其氣莫不皆然自老氏有生于無之說舍有言無于其先釋氏真存於空之說舍有言無于其後乃不知有無而言有無

徒以可見者爲有不可見者爲無而已矣故其道不言可見之陽而言不可見之陰不言可見之明而言不可見之幽不言可見之生而爲人而言不可見之死而爲鬼爲神此分有而言無之宗旨也然使其分是無而言之猶是分聖人之無而言之是

能知聖人不可見之無即能知聖人可見之有不言無而亦言有矣不以有言無而以無言有矣自必知吾聖人于大道之爲有爲無相喻于無言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一氣也幽明一理也死生一致也人鬼一道也以不可分有無而言者分有無而言

之非二氏小智推測之徒所能知也故聖人以陰陽言氣彼出陰陽之氣而自言氣聖人以幽明言理彼空幽明之理而不言理聖人言生而爲人彼生而必不爲聖人之人而自言其人聖人言死而爲鬼神彼死而必不爲聖人之鬼神而自言其鬼神

以故聖人言有之天而彼言無之天爲虛無寂滅之天乃天上之天聖人言有之道彼言無之道爲虛無寂滅之道乃道外之道彼豈眞知有是天是道而言之哉亦不過從一巳之生死起見以人生百年其有者暫耳及一瞑而萬世不覩其無也又何

其久也惟氣之有消而有息斯人之有生而有死由一已之微推天地之大亦以有氣而有成有毀老氏守氣以爲道言長生不死而爲神仙釋氏離氣以爲道言長死不生而爲佛祖自不得不于吾有氣之天之上別立一天以三清兜率之名于三十

有三之上而言之于吾言有之道之外別立一道以虛無寂滅之名于不可思維不可言說之外言之亦其勢之所必然也噫嘻彼豈眞知有是天有是道而言之哉今夫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以是理是氣而有此法象于其中是氣也乃太虛上下

四方無窮無極之氣之大本大原也是道也乃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道之大本大原也此其有消而有息如無消而無息而終古有是天有生而有死如無生而無死而終古有是人此其不以有消有息言不已而以無消無息言不已終古有是

主乎消息於穆不已之命之天不以有生有死言不息而以無生無死言不息終古有是主乎生死至誠無息之道之人此義皇開天繼以文周孔子四聖人大易一書言天人理氣性命爲五經四子書所從出之大本大原也吾儒讀大易之書明大易

之理言理言氣而不本大易形上形下言
之自必以動生陽靜生陰道生天地之說
言之矣言性言命而不本大易三才一極
言之自必以心無思事無爲以靜爲主之
說言之矣言死生鬼神而不以大易陰生
陽陽生陰生生謂易言之自必以天有終

始我無死生之說言之矣此吾夫子易有
太極一言又大易一書之大本大原而通
天人理氣性命於陰陽幽明死生鬼神無
不統而言之者也而可使華山道士受學
其間甚僭之徒相與割裂其文裝頭註腳
以其言虛無言清淨言死生之旨創為圖

說私相授受託于濂溪之書而傳之至于今而莫爲一辨之者哉夫儒于聖人大易之旨天人原委未明其以天人之至無言至有至虛言至實既以二氏道無可名性無可說言之自必以聖人言天人至有而反以至無言之至實而反以至虛言之不

從老氏而言性中曷嘗有仁義來即從釋
氏而言性中曷嘗有孝弟來嗚呼吾道之
墜地直如綫之不絕亦已久矣雖由二氏
不知有無而言有無者有以充塞之亦吾
儒不知聖人之言有從二氏而言無愈有
以充之而塞之余每讀其書未嘗不掩卷

噭嘑痛哭失聲而不能已已也欲著爲論說而明辨之行其志而身遑徒以行此身而欲有所用之也年五十不復應舉六十以博學鴻儒徵授職銜就歸將築室任僦山之陽以畢斯願而子女婚嫁未了薄田不足給家口從親交及門宦遊四方者貧

其贈遺以贈吾用又十年而始歸歲巳巳

上南巡幸浙先是巡撫金公命余爲賦頌賡

颺

皇上大孝至仁將彙爲册以獻不果至是余

繕寫謁

上于靈鷲山前獻之

上顧問御試始末及年幾何家居何事余以
臣年七十筋力衰不堪任使生平于聖學
窺見一班以桑梓餘光有所論著報
皇上知遇之恩對
上回鑾出關河名至御舟前以閱過賦頌已
付史館採錄慰遣之由是歲迄甲戌春凡

五年而所著太極圖說論始成爲文以告
聖廟明排斥二氏辨析諸儒之說一本吾
聖人所删述垂訓而論定之無一字一義
敢憑臆見私說以自欺其巳者欺天而欺
吾聖人昔先賢語墨者曰不直則道不見
非以吾言之必以直而見亦以言道而不

直則道不見也其言之可爲世則如此令余本聖言明聖道以息詖説而反正經而有所贍顧依違于其間以不直爲直之是亦欺天而欺聖人以自欺其已也海内學士大夫讀聖人書明聖人理而願學聖人皆聖人之徒也必有知余髦及殘年耗亡

精力而為此書質天地而告聖人豈有他
故為一言以表白之不獨余朽人一人之
幸也

旹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春三月錢唐王

嗣槐敬序時年七十有七

桂山堂太極圖說論目錄

理氣論五

第十三卷 自六十七至七十二計六篇

明教論六

第十四卷 自七十三至七十九計九篇

明教論九

後序上卷 計十六則

後序下卷 計七則

參評姓氏

黃廷表 諱與堅　沈大珩 諱璔

毛大可 諱奇齡　方渭仁 諱象瑛

陸義山 諱棻　邵戒三 諱遠平

周雅楫 諱清原　李會濤 諱澄中

傅雨臣 諱感丁　嚴柱峯 諱曾榘

盧西寧 諱琦　朱錫鬯 諱彝尊

毛會侯諱際可　閻百詩諱若璩
陸梯霞諱階　張毅文諱鴻烈
汪東川諱霦　徐蘭臯諱儒芳
陸藎思諱進　顧在衡諱之璐
許德遠諱風　張紫臣諱星曜
解逸韓諱天祿　朱雪樵諱曉
吳慶百諱農祥　姚立方諱際恆

向姜漁 諱曾　　徐寶名 諱林鴻

張翼上 諱起巽　　沈濩儀 諱家恒

張元夫 諱銓　　虞炯文 諱光鳳

吳璨符 諱儀一　　馬雄陶 諱浩持

陸柱彈 諱冠　　馮文子 諱念祖

諸際南 諱殿鯤　　沈玉亭 諱鉽

闞子文 諱元昊　　吳志上 諱允嘉

弟豹采諱蔚章　倩修諱修玉

丹麓諱晫　艸堂諱復禮

婿張奕杲字升扶　孫珍字敬思

男武功字維榮　姪孫一治字右民

同校字

凡例

一余著是書爲論辨太極圖說而作卽本大易而論辨之以大易一書乃言性與天道之大本大原也五經四子書莫不本天而言人然詩書所載古帝王作君作師舉上帝降衷維天陰騭立教以垂訓于天下而已論語一書夫子教及門無一語及性與天道無一語非性與天道故有罕言不可聞之說大學言心不言性而言心卽言性言人道不言天道而言人道卽言天道聖人修身治世之書也

孟子七篇言性言道大約辨性辨道居多如告子任人孟敬子之徒論性論禮論義皆至粗至鄙之見孟子不以極淺近人所易知者指點之而徒以天人性命之原本與言如爰居之駭鐘鼓有眩瞀不能解者矣惟中庸本天而言人然止首章天命率性二語引其端後以無息不已二章合其義末似聖王無聲色而化民與天之無聲臭而化物結之乃由人而及天亦未嘗專以天道言之也惟大易一陰一陽之道言乾坤之氣健順之理以天之

四德合人而言之而陰陽幽明死生鬼神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而有之自古聖人言性與天道之大本大原莫備于此吾儒明聖學以正異端未有不本此而能正之者也况圖說割裂大易之文申說道家之旨余一本以正之譬猶舉光武之義旗誅新莽之僞竊有不反正統而復還舊物者哉

一余為朱陸辨難兩不相下而論定之當首以論圖論說論授受傳示明之而必以言天言有無言終始言死生鬼神先之者蓋二氏以無為旨必從言

天始言天必言終始言終始必言死生鬼神而後可以其無之說入之而言之余本聖人言有不得不以其無之入於隱而不可見言之者一一以顯而可見者明其有而言之立千古聖人不易之定案而後圖說之爲說無而作非爲釋無而作有不瞭如示掌者耶

一有以從來明理論道之文亦罕有千百言數千百言爲一篇宋元明諸儒語錄多以方言諺語明白易曉爲問者不知古今時有不同不可執一論也

明道之文與辨道之文亦不可執一論也昔之時吾儒與二氏之道判如黑白人人能知之一若人人能辨之者然以其人止知聖人之道不知二氏之道之人也至于今引二氏而入吾儒之道言之如莠之亂其苗引吾儒而入二氏之道言之如朱之奪于紫人人自爲能辨之無一人能辨之以其言吾儒之是道一若不知其是道言二氏之非道一若不知二氏之非道者然不以二氏之旨引聖人之言而緣飾之即以聖人之旨引二氏之言而

附會之矣於此時而有所以明之有所以辨之自
必明聖人之道又必明二氏之道以明聖人者明
二氏而後知二氏之非以明二氏者明聖人而後
知聖人之是二氏之非明而後引聖人入二氏之
非明聖人之是明而後引聖人入二氏之非明此
不徒明之而必辨以明之不徒辨之而必明以辨
之其言辭論說之爲多爲少豈可同日而語哉余
嘗取而譬之今有一握之絲與一握之麻于此其
縷同其色同本二物也置絲於左而置麻于右亦

何難辨之有一旦混而一之以至雜亂糾纏而不可解有起而解之者曰吾以利刃斷爲二仍其處而置之有不知絲本左而麻本右者哉及取其左之絲而覘之而麻之雜絲猶故取其右之麻而覘之而絲之雜麻猶故也苟不欲取而分之析之則已必欲取而分之析之非殫兩手十指窮日夜之力而分之析之必使無一縷之麻入于絲而後可以爲絲無一縷之絲入于麻而後可以爲麻不可得也此可知用其言猶用其力于雜亂糾纏之中

而一一有以解之其力之遲速與其言之多寡豈得已哉若諸儒講學多從口說方言諺語亦答問俄頃之間不得不然非著書立說可比也雖然吾儒明理論道之文雖下筆千言如驚濤駭浪而來使人披而讀之不一如方言諺語明白易曉即才如昌黎排若眉山徒文字而巳會不如方言諺語之爲愈也

一是書有一字之義理多從一字發之有兩字之義理多從兩字發之有一人之義理多從一人發之

有兩人之義理多從兩人發之可以兼而言之者兼而言之不可兼而言之者不兼而言之也故其文多分析少合發多比偶少單行必使一字之義理一人之義理原委次第朗如列眉而後聽者能明疑者能決是非剖而眞僞見亦不得已而爲之也余嘗語友人孟子去孔子百有餘歲其論說繁簡便自不同假如孔子對時君言利則亦有仁義二語已足矣孟子必以利之不利如此仁義之利如彼申說之沼上言樂則賢者樂此二語已足矣

孟子必引賢者之樂如此不賢之人不樂如彼申說之其他論說無不皆然以孔子在文武未墜之時人之惑亂者少孟子當邪說朋興之世人之惑亂者多不徒明之而又有以辨之此不可以教人引而不發及爲古文辭言約旨長含蘊不盡比類而道之也

一吾儒多以釋氏不言理爲說與老氏無仁無義俱非之而不知二氏非不言理也如言仁言性言氣言數皆言理而非吾聖人之理也人惑于二氏言

無之說未有不以其無之無可名言不容口說者言之自必惑于其言無又言有未有不以其有之不可思議不可窮極者言之矣凡二氏之言仁言性言氣言數無一非極其言無而言有者言之也以可爲之仁不至于必不可爲而不止以本一之性不至于必不一而不止以理自理氣自氣之不可離不可雜者不至于離之雜之而不止以人道之詳于言理不必詳于言數者不至以鬼道之詳于言數尤必詳于言理不止由其知一毫之有推

而極之莫窮莫盡之有終于不能有其有一如有其無而已矣猶以知一毫之無推而極之莫窮莫盡之無終于不能有其無一如無其無而已矣故其言天而言其始必推而極之莫窮莫盡於無天之先而言其始言其終必推而極之莫窮莫盡於有天之後而言其終其言人而言其生必推而極之莫窮莫盡有生之人獨爲一人而自言其生而不死言其死必推而極之莫窮莫盡有死之人獨爲一人而自言其死而不生吾儒苟必本其無而

言無自必本其有而言有未有不歸于不可言不必言自爲能知之而不能知之自爲能爲之而不能爲之而後止者也

一言性之篇多至三十以言性爲是書之大本大原也人性明推而上之天之有命推而下之物之有則無一不明之矣人本乎天故性本于命天人一氣故天人一理大易一書雖未嘗明以一語並提而言之無一語并並提而言之也吾儒本是言性雖異端百氏曲學千門又安能惑之哉今曲學之

徒以氣質說性而人惑之者自必本大聖賢人不以氣質說性者辨之矣異端之敎以一性分二性而說性而人惑之者又必本大聖賢人之以一性說性者辨之矣至吾儒言性則悉取異端曲學分而言之者無不合而言之矣曲學言善言惡不知以氣質認爲性而說之者吾儒直以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性不徒認氣質爲性直認性爲氣質而說之立一氣質之性爲人生可說之性異端以一性說二性猶止以一性分二性而說之者吾儒

既以有善有惡爲一性以無善無惡爲一性竟以一性分二性各自爲性而說之又立一天地之性爲人生不容說之性吾一一本大聖賢人之說而辨之其辨之之難易爲何如哉茍可少一語一篇而不少之余豈不知多言數窮盡言招過之戒而爲之哉天下善讀書人必有知之者矣

一二氏以無爲旨余辨而斥之非徒辨其言無不言有而斥之也正以其本自言有無一不有而反以無言辨而斥之也以其本有辨而斥之如射之有

陽而中之若徒以其言無辨而斥之如無陽而射于空虛之中此其所以理窮而若不窮詞遁而無所不遁也老氏以練氣存神養其生而盡其年此自以其道之本有而言之也故其所爲形槁木心死灰不鑿其七竅而反混沌之天不過由其練氣存神推極其說而說之徒以混沌其氣者混沌其天耳釋氏以生老病死暫其生而久其死此亦自以其道之本有而言之也故其所爲截曰體冥心性必斷其六根而存于寂滅之天不過由其生老

病死推極其說而說之徒以寂滅其道者寂滅其天耳故人言生死彼未嘗不言生死人言鬼神彼未嘗不言鬼神其生而以其槁木死灰截口體冥心性者爲人其死而亦以其槁木死灰截口體冥心性者爲鬼不過獨了一生生無益于天地之間而爲人獨了一死死無益于天地而爲鬼人以彼爲自暴自棄之人彼自爲不暴不棄之人人以彼爲至頑至冥不明不見之鬼彼以爲不頑不冥至明至見之鬼其道之爲有而無一不有者如此而

彼又以無言亦不過爲生死言之耳以生爲有死爲無以人之有爲有以鬼之無爲無言之耳然就其長生不死長死無生言之又未嘗不有有在也以一求長生不死長死無生之人而言道言德亦何有于道德而更言有道有德不言無道無德言心言性亦何有于心性而更言有心有性不言無心無性與吾聖人之言性與天道是何交涉而可引而言之者哉吾儒之斥之未嘗不以不有其有斥之徒以不有聖人之有斥之而不以二氏自有

其有而不有聖人之有者斥之未嘗不以必無其無斥之徒以無聖人之無而有者斥之而不以二氏自有其無而有不有聖人之無而有者斥之夫是以斥之而不能斥之夫是以斥之一如不斥之不以有物先天無可名言卽以毘盧性海不容口說引聖人予欲無言子貢不可得聞入其說而說之惟不知二氏之無一不言有自不知二氏之無一不言無此余辨而斥之之大旨也

一漢唐以來理學諸儒宋世為盛尤以周程張邵諸

子爲稱首其生平所學莫不以存誠主敬修身踐言爲本處則孝弟忠信友敬士大夫出則忠勤惠愛致其君而澤其民乃有國之良臣一世之師表也吾嘗讀其書尋繹其旨其發明義理一本聖人所恒言教其及門如合一轍至言性與天道此固學之所不能知異端之所不足知而言之者也諸儒願學聖人豈有于聖人所恒言者能知其旨歸而言之于聖人所罕言者不能知其旨歸而言之耶乃何以多舍聖人相傳道止一道性止一性反

若未足盡天道之深微性命之精審而必雜引曲學支離之說卒歸二氏虛無之旨若自爲其說而說之友人有以諸儒必以無極而太極爲言道之至無善無不善爲言性之至雖日言性與天道一如不知性與天道豈得爲性與天道中人耶余曰諸儒日在性與天道中而不自知人亦莫能知之耳今即其生平所學於或出或處閒終其身體而行之者何所本而自成其爲人耶亦不過正其心以立其體致其知以充其用耳此心也即性與天

道之理所存之心也此知也即性與天道之覺所發之知也豈眞二氏所爲二性之心八識之知一切掃而去之必歸于無心無性無知無覺而後已者耶今即諸儒所本存誠主敬一語言之誠者天之道也即人之道也敬者人之道也即天之道也天之道即人之道者天之誠于於穆不已知之人之誠于至誠無息知之此人所存之誠即以天所存之誠而存之者也天之道即人之道者人之敬于其愼獨之戒不睹恐不聞知之天之敬于其運

行之明不過時不戒知之此天所主之敬卽如人所主之敬而主之者也苟能存之而主之卽以所存所主處則孝弟忠信友敬士大夫出則忠勤惠愛致其君而澤其民是在性與天道中有之抑在性與天道外有之者耶乃諸儒曰在性與天道中一而其言又曰在性與天道外言之亦惟于聖人言性與道至切至實疑其未足而二氏言性與天道至虛至無信其有餘以至于斯也昔吾夫子自言生平所學惟下學而上達一語耳而一語之中惟

學之一字是實字而達之一字乃虛字是達亦不過達其所學耳且學之一字而又加以下之一字是學之一字猶虛字而下之一字乃實字是無日不學其下無日不達其上耳如是學如是達雖非人人所知豈眞無一人知之乃夫子歎知我其天嗚呼一下學耳聖人教弟子爲之者終其身爲之而歎知我其天以此知上達是天下學是天而非天有不曉然而自喻者耶苟學聖人以下學止於下而學之又以上達是何達而達之此必惑于二

性言心入識言知一切掃之而于無心無性求之矣且吾儒止知二氏言無以其言無爲無之至而不知彼本不知無而言無又未嘗不自疑其言無非言無之至也故言無猶未足必言無無言無極猶未足必言無無極苟知無而言無以一無言無亦無之至矣嗚呼聖人言有言極有一而無二三氏言無言極有一有二而且有三有不廃然而喻者哉昔夫子歎道之不行而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止爲愚不肖言之亦爲賢知言之此

吾于言性與天道爲賢知之過必辨而析之之大旨也

一原有原道諸篇已如提綱而立其案矣又必取而明之者以諸儒從老氏之旨而爲言者少從釋氏之旨而爲言者多也故諸儒辨論理道多以禪宗互相是非而不相下譬如一人入幽谷而出以手之所摹爲目之所見而說之一人不入幽谷知其以手之所摹爲目之所見啞其說爲不然有人焉持一炬入其中無不了然于目而一一說之兩人

未有不相顧無言而爽然自失者也余于明道諸
篇無不探索二氏之幽微抉摘二氏之繆戾而言
之爲兩人互相是非以一炬解之而已其明理氣
諸篇亦猶是也至明教諸篇前論及頗少以此終
之實爲從古大聖人作君作師主三才而立人道
之大本也蓋性與天道以之教人猶在可以言可
以不言之間夫從古大聖賢人孰不稱帝稱天以
教天下而謂在可以言可以不言之間以性與天
道非言之即爲知之知之即爲行之此孟子以知

性知天在盡其心而已其知者言之能知之不言亦能知之不知者不言固不知言之亦未必能知之此夫子有中人上下可語不可語之說也若夫教之為教無古無今無聖無庸上自君公有國與天下及守一郡令一邑長一鄉主一家之人一日不立則性之為性無一日不在天賦人之中道之為道無一日不在人率天之中一無所用之矣吾儒本大聖賢人之教以教及門乃一聖人以為言千百聖人以為允而立之之教也苟不本其教以

教之而又別以所爲無可名言不容口說之教教之不足以信之而適以疑之其與二氏之教其徒日以無可名言不容口說者使其自少至老閉目枯坐奄奄如泉下人久而自爲得一混沌無竅之心而存之亦何用之有哉而況心之爲心必無是混沌無竅之心性之爲性必無是混沌無竅之性也論語一書聖人萬世立教之大規大矩也其恆言者何在其罕言者何在有不了然于胸中者耶此余之言教尤若重于言性言道者教立而性與

天道在其中矣

一友人讀余書一一若生平耳目所經見之書又若生平耳目所未經見之書多以發聖人所未言稱之者余此言作色而非之曰子讀五經四子書其言性與天道其至盡蔑加已如此而猶存乎見少耶唐虞言心商周言性孔子言性少子思孟子言性多然言心猶言性言性猶言心子思孟子之言多猶夫子之言少也如唐虞十六字中言性止一心字言道止一中字可知從古聖人一字之言其理

充塞乎天地上下之間一字之理其言通徹乎古今宇宙之內曾有此聖人所言彼聖人又以未言而言之者是何言此聖人所發彼聖人又以未發而發之者是何理故從古聖人言性與天道未有不如合千百人如一人而言之者也今諸儒多以言未言發未發言之余取五經四子書通貫其說止有已言已發可取而言之發之絕無一字一義可取其未言未發而說之者也必求其說以實之所爲未發者其惟老氏之言道釋氏之言性乎未言

者其惟二氏之言性言道舍有言無之說乎有以此爲聖人不知而不言不發即以爲不知而不言不發可也中庸以聖人亦有所不知也有以此爲聖人知之而未言未發者即以爲知之而未言未發可也夫子自言索隱行怪吾弗爲之也蓋二氏之言性與天道與聖人之知不知一無所與者也彼言性言道莫不以無言之者爲一己之生死言之也吾儒于性與天道以無可名言不容口說不于其有而于其無言之亦與聖人絶無與焉者也

而乃以言聖人發聖人一歸諸聖人而說之是誣
聖人也故其言性與天道不曰說人所不敢說則
曰自古無人敢道及求其說于聖人而一無與焉
又不得不以得孔孟不傳之統以別于孔孟已傳
之正統言之矣子不見余七十九篇中無一不以
言之二字爲言而成此書耶如言聖人所已言之
理既以言之二字言之矣即言聖人已言之理其
中猶有可發之理即于其已言發之亦以言之二
字言之矣至言曲學即以曲學之言言之言異端

即以異端之言言之以及言諸儒即以諸儒之言言之以余之言無不各就曲學異端及諸儒之言一歸諸聖人所已言已發而言之發之無一言是余私立之言無一理是余臆見之理也故後之人論有宋諸儒莫不以集大成歸紫陽爲第一人余以爲定論者以紫陽集註經書無不體大聖賢人之意旨而註之釋之而肯以一字一義爲言所不言發所未發而言之者哉此眞聖門篤信謹守子夏原思一流人也至其註解先儒如自古無人敢

說諸語無一非紫陽稱說之言余乃以其篤信先儒如篤信聖人而稱說之以其所稱說雖若信其言而稱說之實若疑其言而稱說之也如言說人所不說非說聖人所不說可知如言自古無人敢道其爲今人敢道可知如言某說起自某人其非某說起自某聖某賢可知此其言不一而足猶以許可言之也其不許可者亦有之矣如言彼要如此說如言彼見解有差之類是也至不得已又別以孔孟不傳之正統言之亦爲當時僉邪之徒以

僞學攻之爲此說以塞此輩不學無識之口嘗從
觀過知仁之例論之者也予乃以余所指爲非者
使余當之余不能不爲予深長其說以辨之豈得
已哉

一是書各以所問分而辨之或三或五成篇又以後
序合或三或五而序之猶散錢之必貫以繩也道
或三或五之衆說爲一說其中多有要領之言讀
篇所未及多于後序及之告廟文乃撮舉是書之
大旨以明一本于聖人不敢不詳悉其義類而言

之如上君父之書有是事有是理雖萬言之多不敢一言略而忽之也凡例首明天人大道必本大易一書而其中篇數之多寡言辭之繁簡皆行乎所不得不行間取諸儒二氏反復言之乃從作書之本旨及之雖若重複亦猶孟子與梁惠言盡心而及教養一段與齊宣言王政而及教養一段其言則同其旨各有在即諸論中亦間有之非若一篇行文前段既言而後段又及以其言重詞複必割而棄之者也自序之文亦以少時讀圖說而疑

之中歲未能貫徹而論辨之五十以後以貧困流走四方年七十始得以覩蔭餘生殫其精力而發憤爲之大書中庸建天地考三王質鬼神俟百世四語拈壁每一抽思悚然惕然夜半披衣追書所見退筆草稿堆積滿牀五載始成以畢斯願不能不自爲一言以表白之也

桂山堂主人王嗣槐仲昭氏自識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康熙三十有四年歲次乙亥秋八月庚寅朔越二十八日丁巳浙江杭州府錢唐縣內閣中書舍人王嗣槐謹齋戒沐浴焚香叩首敬昭告於

大成至聖文宣師在天之神曰嗚呼

天生吾

聖人於春秋之世以作師之統任之而覺斯世斯民垂其教于千萬世之天下吾

聖人上承之道一
天道也仰　五帝三王所上承而吾
聖人承之之一道也吾
聖人嘗有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非生而知之
者亦明乎天止一天道止一道一聖人作之千百
聖人述之雖一聖人亦述天而作之不敢謂自我
作之况千百聖人遞相述而述之而自謂能作者
哉此述而不作之言人知吾
聖人謙抑之言而不知吾

聖人明道止一道道之至言也（此明聖止一道道止一天乃千聖相傳之正脉專爲異端曲學分道有二道天有二天皆以告聖人者告天下此作論之本旨也）伏羲氏之畫卦也於天人大道無名無象之始而名之象之天無言而以圖示之聖有意而以卦傳之文王以是而演之彖首　周公以是而繫之六爻而天地萬物幽明死生鬼神之類聚羣分莫不於陰陽之二氣而有之而天之命人之性幽明死生鬼神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於爲體于陰陽之道而有之至吾

聖人之學易也本三聖人所包藴之至理發三聖人所宣洩之微文以六十有四卦爻名義多寓於假物比象稱名小而取類大之辭莫不有至極之理一若隱於其中而不見者然特爲一言表而出之曰易有太極夫易之有太極自伏羲一畫之始而已有之矣非吾

聖人言有而有之也後之人讀聖人之書明聖人之道有不知

聖人以其有是極而言有極猶天之有是命而言命

何嘗明其爲從無言有而始言命人之有是性而言性何嘗明其爲從無言有而始言性則　聖人之言太極又何用從無言有而必爲加一極而說之必爲加一無而釋之失不必說而說之又加一無極于其上而以說無極者說之吾不知其所說之無極是何極可漫然冠太極之首而說之不說而太極之有無自一說之而太極之有無如二矣不必釋而釋之雖加一無于有之下猶不必釋之況可加一無于有之上而必爲釋之吾不知其所

釋之無是何無可凝然詰有極之脚而釋之不釋而太極自可言無釋之而太極止可言有矣此吾

聖人之弟子日從事于聖門無義不咨無理不析從未有以天人大道之有無質之聖人之前者其明于自古聖人言道不言有無之旨亦已久矣假使有人焉從　聖人而質之曰道之爲道也無也非有也而必以有言何也　聖人必且正告之曰子何可以其無而無之哉古之聖人于至無之中知天人大道之有而言有者亦于至有之中知天

人大道之非無言有而已矣假使有人焉從　聖人而質之曰道不離氣而有也有也有而不有者也不以無言而必以有言何也　聖人必且正告之曰子何可以其有而不有之哉古之聖人于天人大道之間以其有是氣而載是道以行也知其日有而日無者知其日無而日有者自在也以其有是道而主是氣以存也知其有無而有有者仰知其有有而無無者自在也今子必以無言非以天不無而命若無人不無而性若無耶子不見天

之爲天日月之不過四時之不忒而於穆不已者非命也耶不見人之爲人人倫必有其序天德必有其常而至誠無息者非性也耶此吾所爲于至無之中而知其有亦于至有之中知其非無而有者是也于必以有而不有言非以天之息爲有而消爲不有人之生爲有而死爲不有耶予不見天之歲時日消者如彼日息者如此而終古有是天也不見人之歲時日死者如彼日生者如此而終古有是人也使徒以一時之消而歎逝者之不反

是終古此一時不消不息而後可也使徒以一人之死而言亡者之不存是終古此一人不死不生而後可也此吾所爲日有而日無而其日無而日有者自在有無而有有而其有有而無無自在者是也此以無極有極乃聖人言有二氏言無之根本反復以明自古言道不言有無之至理爲作論伏一大案下文千枝萬葉無不從此條分縷析而言之夫是以吾

聖人之道大明于春秋之世百餘年而有　孟子繼起而明之與　曾子之傳大學　子思之述中庸諸弟子紀　聖人之論說又各以其造詣所至而

爲言者並載于魯論一書與　聖人刪定六經並
傳于天下莫若聚五帝三王之聖君賢相　聖門
四配十哲七十子之徒于一堂之上其言也如出
一人之口而言之其行也如視一人之履而行之
其敢以天止一天爲天有二天道止一道爲道有
二道教止一教爲教有二教言有言無言先言後
以瀆亂吾
天地之大常乖反吾
聖人之道統者哉自吾

聖人旣往而願學　聖人如孟子不可復見異端曲學之徒放言橫議穿一隙之小明執一偏之小術欺天侮聖惑世誣民道無仁義之談性有空無之說充塞乎人心紊亂其世教其爲道也非言無不言有其道不可得而言也非言天不言人其無不可得而言也蓋道止一道吾之道一有之道也彼烏得而言之不得不以無之道言之天止一天吾之天一有之天也彼烏得而言之自不得不以無之天言之而不知聖人言道言有而不言無也非

無是無而不言也亦有是無而不言也以有在無之中可得而言有不可得而言無也異端曲學之言道而言無也以無在無之中而言之者也使知有在無之中亦知聖人不言道之無而言道之有矣惟止知無在無之中故不徒以道之無言無而已也以其無而有者猶在也又必言無無必言無無極雖極其無而又無之說終不知道之非無而有者自在也亦徒以其無資口說焉而已矣聖人言天亦言有而不言無也非有是無而不言也亦

無是無而不言也以有在無之中可得而言有不可得而言無也異端曲學之言天而言無也以無在有之外而言之也使知有在無之中亦如聖人不言無之天而言有之天矣惟止知無在有之外故不徒言有之外之天又一天而已也以其無而有者猶在也必言天之上三清之天曰虛無之天必言天之上三十有三之天曰寂滅之天雖極其無而又無之說終不知天之非無而有者自在也亦徒以其無資口說焉而已矣故其道必不索之

顯而于隱索之必不行其常而以怪行之其時非一時其人非一人其術非一術而其爲索隱行怪之鼻祖莫如老氏老氏生衰周之世一守藏之史耳彼烏知道爲何道德爲何德而亦言道言德著有五千言今其書具在也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夫道之爲道其在天人間有序有章不可以混成言者也而彼不知也言天道曰混沌言人道曰嬰兒夫天之由混沌而文明以其有是道也又由文明而復反混沌此其道爲何道乎人之由嬰

兒而爲大人聖人以其有是道也又由大人聖人而復歸嬰兒此其道爲何道乎彼不顧其爲是爲非而鑿鑿然以道言之而不知其所言者氣也非道也彼徒認氣爲道而言之者也論者謂其忿疾當時知巧詐僞之人爲此說欲反人于混沌不鑿之天而不知其所爲不鑿其混沌者亦徒守是氣求長生不死而爲之者也其充索隱行怪之尤甚者莫如釋氏釋氏乃西域之國一出其類族之人耳彼烏知心爲何心性爲何性而亦言心言性著

有四十二章今其書具在也其言道曰常樂我淨如如不動夫道之爲道其在天人間不已不息不可以靜而不動言也而彼不知也言證果曰無生言圓成曰寂滅夫天以生生不已之氣生是耳目口體之人彼必斷之截之不欲爲人而求無生天下有是耳目口體之人大者爲盡性至命之人小者爲不著不察之人亦何負于生而必求無生天以生生不已之道生是有心性知覺之人彼必空之無之求長爲鬼而歸寂滅天下有是心性知覺

之人其生也爲孝弟忠信之人其死也爲聰明正直之神亦何負于死而生而必歸寂滅彼不顧其爲是爲非而鑿鑿然以道言之而不知其所言者亦氣也非道也彼徒離氣爲道而言之者也論者謂其厭苦人世夢幻有爲之法爲此說欲度人于性覺寘寂之天不知其所爲寘寂其性覺者亦徒離是氣以求長死不生而爲之者也此以二氏總氣離氣從不死無生起見明其道之非道卽明其無無之非無而不知氣之爲氣非老氏一人之氣乃天地有息有消有消有息之氣而可

以一人守而有之者耶今天下言氣之悠久莫如天其有消有息有息有消終古如斯是守是氣而悠久如斯者耶非守是氣而悠久如斯者耶老氏守一己之氣生求長生而卒不免于死死求不死而卒不免于生老氏之徒知其說之窮也不得不舍吾有消有息之天自立一天之名于天之上而存之使天下之人望其所爲神仙相率而從之耳不知道之爲道非釋氏一人之道乃天地道不離氣氣不離道之道而可以一人離而有之耶今天

下言道之悠久莫如天其道不離氣氣不離道而終古如斯是離是氣而終古悠久如斯者耶非離是氣而終古如斯者耶釋氏離一巳之氣以求長死而卒不能長死以求不生而卒不能不生釋氏之徒知其說之窮也自不得不舍吾有道有氣之天自立一天之名于天之上而存之使天下之人望其所爲佛祖相率而皈之耳此即以二氏守氣離氣不死無生之說而老氏死而日言降生釋氏死而又言出世以明神仙佛祖荒謬無稽之談夫是以道之爲道不止一道天之爲天不止一天舍有言無

又言無無舍有極言無極又言無無極不歸于至虛至無至寂至滅而不能已至求其所爲至虛至無至寂至滅之天果何在耶亦不過以太虛之虛無窮太虛之氣有盡氣與虛不相屬之間必有一至虛至無至寂至滅之空界當之自爲推測之極至而已而不知太虛之名自古無之乃二氏之徒推測其虛無以名之非自古聖人之言也伏羲之一畫稱乾也言天而止已自古大聖賢人言氣之所自始道之所自來亦言天而止已吾

聖人言易合上下四方陰陽幽明之氣與道而言之
亦止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言法象莫大于天地
而止止已無所爲太虛也今必以聖人不言太虛而
非之吾非之而彼是之又孰是而孰非之惟即彼
言太虛亦與言太虛太虛之不能無氣而有是生
生不已之氣是太虛之氣也非太虛之外之氣也
以是氣之輕清而上浮者爲天以是氣之重濁而
下墜者爲地而天之氣包于地之外其爲無窮無
極不可得而窮之極之可知也故合太虛上下四

方無窮無極之氣斯有是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天是太虛之氣一天之氣也天之氣一太虛之氣也太虛一天天一太虛也太虛之不能無道而有是生生不已之道也是太虛之道非太虛之外之道也以是道而體乎上浮之氣天以之主乎輕清以是道體乎下墜之氣地以之主乎重濁而天之道包乎地之外其無窮無極不可得而窮之極之可知也合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道斯有是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天太虛之道一天之道也

天之道一太虛之道也太虛一天天一太虛也故
太虛之有是氣太虛之有是形也亦猶人之有是
氣而有是形也太虛之有是道太虛之有是神也
猶人之有是道而有是神也合太虛之形與神而
爲一太虛猶合人之形與神而爲一人也而乃必
以虛無窮氣有盡虛與氣不相屬之說爲然是一
太虛也有一有氣之太虛又有一無氣之太虛有
一有道之太虛又有一無道之太虛是分一太虛
爲二太虛而可爲太虛猶分一人而爲二人而可

以為人乎無論虛之所在卽氣之所在虛之所在卽道之所在無窮無極虛之所在卽無窮無極氣之所在無窮無極虛之所在卽無窮無極道之所在使太虛之內有尺寸之虛而無氣是此尺寸之虛必非生生不已之氣之虛可知也有尺寸之虛而無道是此尺寸之虛必非生生不已之道之虛可知也而不知有尺寸之虛而可以無氣卽有無窮無極之虛亦可以無氣而生生不已之氣一如無本之氣而已矣有尺寸之虛而可以無道卽有

無窮無極之虛亦可以無道而生生不已之道一如無本之道而已矣彼天之穹然上浮于有氣有道之太虛者必且散于無氣無道之太虛有不崇朝之勢矣況地之頹然下墜于有道有氣之太虛者且必陷于無道無氣之太虛尤有不崇朝之勢矣且太虛惟虛也氣亦以虛而爲氣氣即虛之體也有是虛斯有是氣生必無是虛斯無是氣生矣謂氣之虛爲有窮有極之虛自必謂太虛之虛亦有窮有極之虛而後可也太虛惟虛也道亦以虛

而爲道道即虛之體也有是虛斯有是道生必無是虛斯無是道生矣謂道之虛爲有窮有極之虛自必謂太虛之虛亦有窮有極之虛而後可也故太虛一天也其氣與道非太虛有所與于天而有之也天一太虛也其氣與道非天有所取于太虛而有之也此其立天地法象于太虛中萬古如新億世如故而悠久不已如是者也此以二氏言無至無所歸着之處必指天之上太虛言之以明太虛上下止一理氣有有無無乃聖人言天地不言太虛太虛之至理推勘至此而天止一天道止嗚呼千古聖人相傳一一道之大旨瞭如示掌

道載在五經四子書即至秦世焚書坑儒禍烈已
極而扶蘊猶稱諸生誦法
孔子吾
聖人之道其不可泯滅如此千萬世後即有十百異
端如二氏其如吾道何故老氏之書流傳人間世
莫尚之晉世王何之流讀其書而暢其旨其時老
氏之徒如莊列其人無一有也以其人皆化而為
王何即其高足弟子矣惟釋氏含無為教與老氏
同源而殊流以中朝崇尚虛無於是才辨之徒若

羅什道安輩相率與江左名流談說虛無互相稱許釋氏之書于斯爲盛流及有唐朝廷尊以宗祖庶人敢議其非道流熾而僧徒繁氣類使然也迨及宋世二教並行于時尚以徵聘陳摶爲重宮觀林立多命退閒大臣提舉之故宋世諸儒讀二氏書不以及門從學爲諱其時名臣如李王楊呂陳劉輩及諸儒弟子如游楊尹謝蕭陳諸人不可枚舉皆能爲二氏之學者也即有排斥二氏者多一予一奪之詞其稱引二氏者亦似是而非之旨至

論天人性命之閒未嘗不于語言文字一一流露之而不自知其非者有之矣嗚呼晉世諸儒之崇尚老氏也徒以解脫束縛爲任達因應自然爲率眞其所潰壞者聖人禮法之大防耳然其流害遂至同人道于牛馬比父子有何親若宋儒排斥釋氏但能於其無倫無理洗其迹而非之不能於其無心無性本諸聖而正之夫心性者倫理之本原也彼惟以無心無性故而無倫無理若此今既斥其無倫無理而反于無心無性猶若有味乎其言

是不拔其本根而徒剪其枝葉何怪乎以帝王本天贊化之至道爲主靜聖人繼天立極之成性爲空無其他言仁言數言理言氣多本二氏之旨而爲說其能有當于吾

聖人之大道也哉此明二氏自漢歷代崇尚使然多由聖人之徒不能以聖人之道折正之又從而或溺之以至儒佛老莊混如一途若此嗚呼前之賢人君子猶後之賢人君子也前之賢人君子有異端如楊墨奉一聖人之道正之而能正之者後之賢人君子有異端如二氏奉一聖人之道正之而不足以正

之。雖其故豈以二氏之教迥出吾
聖人之上如明世陋儒挾邪說侮聖言作原道評論
而推崇之自甘爲名教之罪人耶亦徒于自古聖
人言天人大道有無之旨不能無惑于胸中。一若
聖人言有二氏言無各有所主各自爲道者然。乃
徒以聖人言有不言無一言爲隔別二氏之垣牆
而已矣而不知言有不言無之說亦吾儒爲二氏
言無不言有言之耳非自古聖人言道必如是而
立言之本旨也。假使上古之聖人。于無是父子時

自取其人父子予以父子之名而告之曰是天之命有之人之性有之也于無是君臣時自取其人君臣予以君臣之名而告之曰是天之命有之人之性有之也必知是而人始信之而不疑之則是上古之世未有父子未有君臣時皆未有是性未有是命之人而不知所親不知所尊之人而已矣乃未有父子之名而其人父子之親自若也未有君臣之名而其人君臣之義自在也則其有性有命有知有覺皆不知其爲有之時而有之者自若

也。且不獨上古爲然。即推之今之世。其去上古不知幾千萬年矣。海外洲島之人。語言文字不通中國。一若禽獸。伾伾傣傣。一旦重譯而來。問其父子。則其親不殊也。問其君臣。則其義不殊也。問其所知所覺。則無一非有性有命之人也。此可以知非聖人從無言有。始爲無。而有異端從有言無。又爲有而無者耶。苟不明乎聖人言道不言有無之旨。直以聖人言有。二氏言無。取有無二字。與二氏平分各執一說。而說之。豈惟不明乎聖人言有之旨

幷不明乎二氏言無之旨徒以二氏言無直以無歸之而已耳不知二氏之言無乃二氏自以其無爲無而言之非即聖人所爲無而亦以其無言之者也如知以聖人之無言無則聖人所爲無乃從無而有之無非從有而無之無彼二氏言無亦猶聖人從無而言有不從有而言無何庸獨據一無之席而言之惟二氏自以其言無者言無始得以聖人言有者莫不以其無而無之幷聖人之從無言有者亦莫不以其無而亦無之故聖人以耳目

口體爲有者。彼旣無之矣。幷聖人以明聰恭從之無而有者。亦無之。而曰我能知其無也。聖人以天之有行。人之有爲。而有之者。彼旣無之矣。幷聖人以天命不已。人性不息之無而有者。亦無之。而曰我能知其無也。聖人以萬事萬物。各有當然處之而有之者。彼旣無之矣。幷聖人有事必有義有物必有則之無而有者。亦無之。而曰我能知其無也。是直以聖人至有之道。本在天人至無之中。而有之者。皆彼一無而無所不無者也。然則彼之所無。

亦無所不無之無又安得而又言有哉而彼猶以有言所有者不過有此一無而已爲問此一無是誰有之而不能無之者耶未有不訝然而笑恍然而自失者矣嗚呼聖人言道而不以有無言者猶天之道有陽而有陰陽見而陰不見不得以陽之可見爲有陰之不可見爲無能知陰陽一理者能知有無一理者也猶人之道有人而有鬼人見而鬼不見不得以人之可見爲有鬼之不可見爲無能知人鬼一理者能知有無一理者也今二氏言

無既以陽之有爲無無其勢不得不以陰之有亦爲無苟不以陰爲無則陰又爲有矣陰既言有陽安得言無二氏言陰亦曾有鬼常不死之說其不能并陰而無之可知矣又安能不指天之上之天必有一無陽無陰之天而存之亦知有一不無則無一不有故不顧其有是天無是天必指而言之者也二氏既以人之有爲無其勢不得不以鬼之有亦爲無苟不以鬼爲無則鬼又爲有矣鬼既言有人安得言無二氏言人亦曾有神常不滅之說其

不能并鬼而無之可知矣又安能不指天之上之天必有一無人無鬼之天而存之者亦知有一不無則無一不有亦不顧其有是天無是天必指而言之者也吾儒不知其無是何無而以無之一字分與之自不得不獨據一有之席如輸攻墨守與彼相持而不相下以至彼能指吾之實有非實有吾不能執彼之虛無非虛無旣以聖人之無與二氏之無了無交涉者推以入于二氏之無而言之又以二氏之無與聖人之無了無交涉者引以入

于聖人之無而言之以無之一字認爲至玄至妙之理反從二氏推而求之太虛無窮無極一無所有之中茫然不知其指歸如河伯望洋向若虩虩然驚規規然恐有不復能旋其面目者然如是而有不覩聖人有範有圍至平至實之道若可一言而盡覩二氏無量無邊至空至無之道眞有不可名言不可象示不以身歸而心歸者不知幾何人矣嗚呼

聖人不作大道絕微舍吾無一不有之道求彼一無

所有之天人心世道一變至此不亦可爲痛哭流涕而長嘆息者哉如是而言道又安得不以太極爲有無極爲無而言之如是而言性又安得不以天命無善無不善推以與天以氣質有善有不善分以與人而言之如是而言仁又安得不以聖人有等有殺之仁爲小而以墨釋無等無殺之仁爲大如是而言數安得惟以聖人理主乎數言其正不以道家數主乎理言其奇如是而言理言氣安得惟以聖人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道言理

氣○不以二氏道可生氣○先有道而後有氣○氣可離道○道無窮而氣有限○言理言氣○其於千古聖人天人大道有無之旨能篤信守死而不爲所奪者○不亦難乎○此見二氏之所爲無非聖人之所爲無諸儒不辨二氏言無之本槩以無歸之非將無字別得分明則二氏與聖人將無同三字終不解嗚呼吾聖人之道如日月之不踰至今自若也二氏之道如爝火之不息至今亦自若也聖人之徒無論讀其書不讀其書必不惑二氏之說以爲說二氏于我何有哉二氏之徒無論通聖人之理不通聖人之

理必不託聖人之說以爲說吾于二氏何有哉惟二氏之徒自知其說之不足必欲託聖人之說爲說如無思無爲無聲無臭之類無一字一義可通彼言無而言者必引而言之聖人之徒不知吾說之有何不足反欲引二氏之說爲說如道本渾淪性歸眞靜之類無一字一義可通吾言有而言者亦必引而言之至使二氏之書託于聖人之徒之書聖人之徒之理入于二氏之徒之理以聖人無所爲無之無加于聖人有所爲有之上借聖人有

極之一言申道家無極之大旨莫如太極圖說一篇授自陳摶遞相傳示指爲周子敦頤所作推于有宋之世尊以正統而釋之流于有明之代弁諸性理而載之其圖太極也出漢末魏氏之書其稱無極也載唐世道藏之號宋儒朱子熹與陸子九淵互相折辨陸子九淵以授自陳摶與通書不類非周子敦頤所作朱子熹不得已止作無形有理以說爲釋而解之然亦止爭無極二字至其全說之文槩置之不問也今卽其全說論之其言天道

也則日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老氏道生天地之說非聖人之說也天之爲天一氣而已天之所以爲天一道而已故氣非先道而有也氣先道有是氣生道矣氣能生道氣卽是道矣道非先氣而有也道先氣有是道生氣矣道能生氣道卽是氣矣此圖說有太極一陰陽卽陰陽一太極之說也蓋太極一而不二無對者也陰陽二而不一有對者也太極生陰陽太極不二而二矣太極惟一而不二故天地有二而太極無二以之入乎陽而

爲天之極以之入乎陰而爲地之極人鬼有二而
太極無二以之入乎陽而爲人之極以之入乎陰
而爲鬼之極所以通三極而爲一極之道也老氏
之徒讀儒書而不解其義不知太極生兩儀一言
爲易畫卦言之與彼道生天地若有合焉亦不顧
其言生乃生四象生八卦生大業之言生直以祖
生父父生子之生言生而言太極生陰陽陰陽生
天地天地生五行合陰陽五行生萬物冠以無極
明其有生于無之大旨而說之也其言人道也則

日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夫主靜之言乃老氏大根大本之所在即釋氏大根大本之所在非聖人之言也靜之爲言與動相對之言也以氣言不可以道言也聖人不言道之動靜猶不言道之有無一也聖人止言乾坤之動靜不言太極之動靜太極以乾坤之動靜爲動靜者也故道非不可以動靜言然止可合動靜而言之不可分動靜而言之猶道可合有無而言之不可分有無而言之也分動靜而言之此二氏有主靜之說分有無

而言之此二氏有主無之說也蓋太極者道也非氣也氣有動靜而有數乃氣本然之體也道有動靜而無方乃道本然之體也無思無為靜也而感而通志在其中有思有為動也而居所不動在其中不覩不聞靜也而戒慎恐懼在其中喜怒哀樂動也而未發大本在其中不可一時言靜而動不在其中不可終身言動而靜不在其中者也而可以二氏據氣存神以靜為主謂聖人亦如之不已繆乎乃吾儒必謂聖人所主非氣之靜乃道之靜

太極圖說論

也夫聖人之道一天道也聖有主靜之聖天亦有主靜之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主者靜耶非靜耶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所主者靜耶非靜耶乃又以靜爲至玄至妙不可名言或加一眞字或加一敬字必以靜屬道而言之不知聖人未嘗不以定靜之理爲學人知道所止其志必一而不歧專而不雜言之故不特言靜而已也由靜之前則有定由靜之後又有安前有知止以求其所之後有能得以要其所至非歷定靜之功候不可耳而可以

爲主者耶二氏之以靜爲主終身主之一日不主不可生主之而死不主之不可者也乃以中正仁義之聖人終其身主之豈千古聖人相傳主敬之心法獨此一聖人未之知而未之聞耶此其所引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天道人道與主靜了無交涉不過撫拾大易原文使人知爲大易之太極而說之者也至其特取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二語結之乃二氏言道之根原而不死無生之樞紐也仍古聖人從未有以死生立說而說之者吾

聖人言天地陰陽鬼神情狀而及之耳老氏之徒亦若有合于其言死生引以結之而讚嘆之故其由太極生陰陽生天地生萬物以明生必有自始死必有所由終雖天地萬物莫能違之能知生死大事而生可長生死可不死非歸吾主靜之聖人又孰能與于此哉此又其說之至要者也此明圖說出于道家宋儒以濂溪故莫敢剖判一字且附會其說以解之其一篇之中主是三義如三大柱特爲揭出嗚呼其圖其說出于道家昭然如示掌當時論難頗知其非至今傳之猶信其說雖惑于其有無之

說而信之尤惑于其死生之說而信之也又安得不本吾

聖人之言生死者與天下其明之乎今天下有不以二氏言死生爲能了死生者耶老氏以形如槁木求長生此可爲了生者耶亦曰吾求爲人不得求爲鬼而自得之耳而不知彼之爲鬼槁木之形雖亡而死灰之心猶在也以是了死與不了生一耳釋氏以斷截曰體求無生此可爲了生者耶亦曰吾非爲人是求亦爲鬼是求耳而不知彼之爲鬼

口體之根因雖滅而性覺之根因不滅也以是了死與不了生一耳今卽聖人生死一致之理以二氏了生死之說言之人之有生而有死也死卽生之死未有了死而不了生者也生卽死之生未有了生而不了死者也必以生可不了而止求了死無所爲了死矣必以死可不了而止求了生亦非所爲了生矣故聖人言了生不言了死知了生卽了死而了死在其中二氏言了死不言了生止知了死不了生而了生不在其中者也此以人惑于二氏言生死

究不能了生死本吾儒人鬼一理死生一致了生卽了死之道明之吾儒能知聖人言生死自必不惑于二氏言生死乃以人死氣散如無鬼之說者此不知吾聖人朝聞夕死之旨者也又以鬼神止二氣之屈伸言有鬼神一如無鬼神者此不知吾聖人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之旨者也夫以人死氣散而疑其無既不知乘乎陽之氣而爲人歸乎陰之氣而爲鬼雖欲無之不可得而無之自不得不又以二氣屈伸而言其有而不知二氣之屈伸

往來無常而鬼神之變化不測有主此不徒以氣
言而必以道言其理同歸一致者也若徒以二氣
之聚散介于有無之間言之其不折而入于老氏
之守氣而始有其神釋氏之離氣而始有其鬼一
若聖人止能盡其生之道正其死之命而已者亦
已久矣以故天下之人惑于二氏之言生死未有
不以聖人于生死必不言生而長生死而不死而
已矣而不知聖人之生而一如長生死而一如不
死自在古今天地間聖人不言而通乎生死一致

之理者自足以知之者也大禹之言曰生寄也死歸也寄之為言傳舍之謂也亦以人從無來而言之也歸之為言反其宅之謂也亦以人從有往而言之也人之死其散而亡者乘乎陽之氣耳其歸乎陰之氣不亡也陰陽一氣也人鬼一道也辟如一往一來于同途之內一出一入乎共室之中耳詩書所稱在帝左右維嶽降神之類皆是也故生而稟日月耀靈星緯舒光之氣本天之是性是命而為人死而以是性是命歸于天不失其日月星

緯耀靈舒光之神生而膺太嶽巖巖長河浩浩之
氣本天之忠孝節烈而爲人死而以忠孝節烈歸
于天不失其太嶽長河巖巖浩浩之神此可以氣
散而亡之說言之者耶自古聖帝明王及吾
聖人相去數千百年矣至今常存于天地之間者非
人存其道存也道之爲道其在天爲天之神在人
爲人之神一而非二者也天之高明聖人之高明
也天之悠久聖人之悠久也天以是氣爲消爲息
而推移于上者天亦不能違之其道之不與消息

舒消息而常存者不已之命也天之神也聖人以是氣爲生爲死而推移于下者聖人亦不能違之其道之不與生死爲生死而常存者無息之誠也聖人之神也此可以二氣之屈伸言生死言鬼神而不以洋洋盛德妙物而言言生死言鬼神者耶此以二氏不死無生眩惑人以明聖人通乎生死大道即是生生不已切實至理非二氏所能知夫是以人之生而死也其氣之陰陽有存亡其神之陰陽無存亡也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人人莫不然也老氏守是氣而長生人人不能守是氣而長

生老氏之長生不過賢于自伐其生之人耳于人之生死何與焉釋氏離是氣而長死人人不能離是氣而長死釋氏之長死不過賢于不安其死之鬼耳于人之生死何與焉聖人之患天下患其生而不爲聖賢忠孝之人死而不爲聰明正直之神生而爲放僻邪侈之人死而爲妖厲淫昏之鬼而已肯徒以有生之可貪不爲老氏之所爲有死之可怖不爲釋氏之所爲以是爲人患耶釋氏小智推測之徒所見能幾何徒以吾生爲一世之人不

能保其再世而爲賢智之人或再世而爲愚不肖之人又或再世而且爲禽獸異類之人耳大聖賢人之生也以其法天道立民極者統九圍而式之其沒而爲靈明之神可不問而知大聖賢人不問也以其垂爲教著爲訓者傳萬世而守之其復生而爲睿哲之人可不問而知大聖賢人不問也大聖賢人以生而爲睿哲之人沒而爲靈明之神辟如天爵修而人爵從吾知天爵之修不修而已遑問人爵之從不從哉大聖賢人以沒而爲靈明之

神再生而爲睿哲之人辟如祖宗積德而食報于孫子吾知德之積不積而已遑問其報之食不食哉假使大聖賢人再生而爲大聖賢人也知天能以吾之氣更易而與之不能并吾之性更易而不與之雖中才以上尚可希聖希賢而爲之况爲天亶之後人其于法天道立民極又何有于踵其事而爲之哉假使大聖賢人再生而不必爲大聖賢人也亦知天能以吾之氣更易而與之不能并吾之性更易而不與之雖中才以下尚可學知勉行

而爲之况有天亶之前人其所垂爲教者爲訓又何有于遵其道而爲之哉故聖人所患患吾爲天所生之人生斯世也不能自爲一如規如矩之人率天下後世之人無不從吾道吾教而爲如方如圓之人以收成功則一堯舜可爲之效耳又何有于吾生而爲聖人不得爲生知之聖人又何有于生而不爲聖人不得爲學知之聖人又何有于千百世智愚賢不肖之人生而爲秉懿好德之人死而反爲入于異類之人而徒以不能長生不死爲

天下人患也哉　此以釋氏輪廻再生墮入禽獸爲說以聖人知生即是知死至理應

之二氏小智推測之徒所見能幾何老氏欲盡天下之人生度之而爲長生不死之人釋氏欲盡天下之人滅度之而爲長死不生之鬼一爲吾能後天地之劫而不死一爲吾能先天地之毀而再生

嗚呼自天地開闢以來日月星辰燦然而布於上山川草木森然而列于下人羣物類秩然而序于中五帝三王聖臣賢相疊起于一堂歎時雍于九服漢唐而後開創守成之令主紀綱法度因時

損益過與不及則有之其不越敬天勤民則一也即庸才昏德賢奸倚伏之朝小人之猾狂若此天下未有不爲君子痛之惜之君子之摧殘若此天下未有不爲小人咀之呪之即至昏弱覆亡天祚移易其時託孤寄命之臣仗節死身之士動天地而泣鬼神何代無之至于庠序之秀民里鄉之野老孝友相讓之風節烈不撓之性不以麗古而有不以季世而無道德性命天與人無時無日不相通相接于冥冥之中禮樂文章朝與野無古無今

不其浹其洽于域域之內人生斯世俯仰天高地厚之間低徊古往今來之際有不仰合太虛上下四方惟此無窮無極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道無古今無終始定法象而立三才自然而然不易之至理存焉者乎今二氏之徒不知何以故徒以枯槁一已之形骸而求混沌其氣者并混沌其天地無端而欲反天地于其始又不知何以故徒以幻妄一身之口體求寂滅其氣者并寂滅其天地無端而欲毁天地于其終彼眞如吾天地生生

不已之道生生不已之氣必不能如老氏守是氣而爲長生釋氏離是氣而爲長死之道自非反混沌歸寂滅求其不劫不毀而必不可得者耶非吾儒順學

聖人之責而誰責耶此以二氏言天地混沌災劫妄誕眩人以聖人理氣生生之大道正之故未有二氏之先聖道大明之日天下之人莫不通乎陰陽人鬼之理知死生本如一致雖一介之士一匹之夫無求生以害仁不舍義而避死惟以不得死所爲恨其視一已之生死若此尤[illegible]

之處富貴貧賤患難之間人人皆可貴而可賤之人可富而可貧之人可安樂而可患難之人無智愚不肖其於聖人之道知之而由之也如此不知而由之也如此無不在天人大道之中自有二氏以來聖道未嘗不明于天下不復知有陰陽人鬼之理視生死判若二途無上知之人下愚之輩以養生而求長生以畏死而求不死一惟求生免死爲歸其視一己之生死若此以之處富貴貧賤患難之間人人皆可貴而不可賤之人可富而不可

貧之人可安樂而不可患難之人無智愚賢不肖之人其于聖人之道知之而不必由者有之由之而反若不知者有之無不歸二氏死生大事之中嗚呼古之天下以一道同民風而民風不同者有之乎而天下不久安長治者乎後之天下立三教以定民志而民志能定者有之乎而天下可久安長治者乎嗣槐生稟顓愚之質目安樗散之才徒涉經史之書長淹科目之歲幼負慾尤禿髮捫心猶悔少成孤介低頭逐世爲羞曾無大賢目省之

純修不越鄉人自好之小善終其身在吾
聖人門牆之外一不屑教誨之人而已惟是生平覽
二氏諸書其眩惑愚民者無足言至其言道德言
心性未嘗不反復深求其意旨之所歸又合歷代
諸儒排斥二氏諸說類以老氏之說顯而易見釋
氏之說秘而不可知大要不出吾儒萬理皆實釋
氏萬理皆虛二語而已是言其虛與實雖不同而
其爲理則一也故止能以吾實有之是理者從吾
而正之不能以彼虛無之非理者從彼而正之至

于今千百餘年彼猶以其無言無吾亦以其有言有一若吾儒與二氏其此一道之有無一若吾儒與二氏分此一道之有無而不如吾儒之有無乃吾道之有無非彼道之有無彼氏之有無乃彼道之有無非吾道之有無也聖人之道合太虛天地上下通陰陽幽明人鬼之理止一有之理而無無之說者也非歲月之旣逝人物之已亡不以無言者也故聖人未嘗不言無亦以其無而不無者言之以其本無無之可言也如言見而亦言隱言顯

而亦言微言實而亦言虛言明而亦言幽皆言無之類而不可以無言者以言隱言微言虛言幽無而有不無者存不可以無言也言無思無爲言無知無我言無聲無臭言無方無體亦皆言無之類而反可以無言者以言思言爲言知言我言聲臭言方所無而有本有者存可以無言者也故凡聖人于天人大道其言有也無一非有諸內必形諸外之至理也太虛虛而無者也道與氣在其中不虛不無矣太虛虛無之廓廓也道與氣虛無之精

神也有是道與氣存主于內斯有是道與氣充發于外天地以是氣與道而見于太虛之中萬物以是氣與道而見于天地之中無一非一見一隱一顯一微一實一虛一幽一明有諸內而形諸外之至理也吾儒不惑于二氏有無之說悉數五經四子書其言無也有不從有而言者乎其言無也有不歸有而言者乎今乃以二氏言無引而入于聖人之道亦以其言無者言之如言心則必以本無一物爲旨言之言性則必以千古常寂爲旨言之

不知聖人之心萬物皆備特以物來順應一如無物之心聖人之性寂然不動特以抱獨守中一如寂然之性而可以二氏本無常寂之說當之乎今夫天之爲天稱之曰造物曰造化以其合太虛上下無窮無極之道與氣而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草物類無一不如安排品定而有之而定上下正四方有條有理有文有章運四時而育百物成變化而行鬼神又無一不如安排品定而有之天無心而猶曰見天地之心天無情而猶曰見天地之

情天道如是聖道可知乃徒以二氏無道無德無心無性求不死無生言者引而歸諸聖人言之不亦惑之已甚者乎嗚呼千古聖人以天之無一不有而不無之者二氏止以一已之不有無一不無之而不知其無一不無之無乃無一是無之無而已何以知其無一是無之無也由其道之無一不無至無可言無之處不得不反而言有而如其無一不無者即無一是無茍如是而徧可言無其無爲何無哉譬如吾道之無一不有至無可言有之

處不得不反而言無而知其無一不有者亦卽無一是有苟如是而猶言有其有爲何有哉此又人人可共喻者也此其道流傳人間徒以了生死一語惑人天下無才無行窮不足以善身達不足以善世從其教而于生死求之生不能了生猶免于生而爲放僻邪侈之人死不足以了死猶免于死而爲妖厲淫昏之鬼其與人之自暴自棄于天人大道之外亦無幾耳此申明吾道與異端之判別全在有無而吾道之有無與異端之有無又自迥乎判別以異端不能有吾道之有卽不能有吾道之無而後古聖人不言有無

至理自大明于天下嗚呼今而後天下願爲聖人之徒苟不明乎大道有無之旨知入德無門其于聖人之教必不能篤信死守有必然者夫亦以有無之大旨在三代以前無二氏惑亂其說人人不言而喻三代以後有二氏惑亂其說于此不明卽學聖人之學修聖人之修止知上達之非下學不知下學之爲上達止知言性言命爲上達求之天之不可知不求之人之可知而彼無之一字乃得而入之知孝弟忠信之爲下學不求之人之可知自足知其

不可知必求之天之不可知究不能知其不可知而吾有之一字反若棄之不足惜矣于是天之下地之上可以無言者猶不足言之必求之天之上地之下苟可以無言者無不言之夫天之上地之下二氏惟不知其無是何無不得不反而又言有吾儒乃從二氏不知其無是何無者必欲窮之極之以千古聖人至實至有之道無不引歸其言無之妙旨而言之至問其所窮所極之妙旨亦不過如二氏付之不可言說一語了之是爲妙旨而已

矣○此其爲吾道之害若此而願學聖人之徒可不深思而求自得耶○嗣槐生逢

隆盛之朝幸覩

聖明之主敬

天尊

聖好學崇儒名公卿論道于經筵之上士君子纂述于學舍之下正吾

聖人之道日月中天之會而異端曲學之徒爝火自熄之時以祝蔭之餘光抒管窺之末見知天人大

太極圖說[illegible]

道陰陽死生鬼神之理莫備于大易一書而易有太極一言乃吾

聖人言道言有之根本老氏之徒借聖人之有極申說其無極之旨相傳周子敦頤作此圖說而不知其非爲辨論七十有九三十餘萬言無一字一義不本天止一天道止一道於吾

聖人所論述而傳之其人者即所言而通貫于所不言一一取而正之苟一字一義不能貫通吾

聖人所言而言所不言自立一說自道一辨以自欺

者。歟。
天。而。欺。吾。
聖。人。天下之人。人讀聖人之書。人學聖人之學。仰以
嗣槐之所稱引聖人。而正與端由學之說者。亦。可。
稱引聖。人。而。正。嗣。槐。之。說。此。嗣。槐。之。所。不。敢。出。也。
惟吾
聖人在天之神。實式鑒之。其在吾
聖人堂廡之先賢先儒。實共鑒之。敢告。
桂山若太極圖說成爲文以告　聖廟明其一本

從古大聖賢人言天人之大道正二氏之詖說其大旨在辨有無二字以聖人言有異端言無前代諸儒止以吾道與異端分此一道之有無自不免以異端之無引入吾道之有而言之此大道之所以不明而不行也殊不知聖人不言無以無在有之中乃無一是無而不言之者也異端之言無以無在有之外乃無一不無而以無言之者也此老氏有無道無德釋氏有無心無性之說其無與吾道了無交涉且其以無為道者非道也不過守氣

以求不死離氣以求無生終其身認氣求其所為死生之道而已矣吾儒于此有無二字分明又安肯將聖人無一不有之理推入異端無二不無中說玄說妙至明與天人大道不自知倍繆而言之者耶此桂山一生苦心自不能不引歸四聖人大易一書舉天地陰陽幽明死生人鬼之至理本有太極一言而一一正之也余與桂山交五十年猶伯魚之與顏曾世兄弟也生平讀所著撰嚴膺其學識久矣至晚年猶得快讀是書每脫稿一篇必

手錄而藏之笥中為其未能剞劂以傳也茲告廟之文乃是書七十九篇三十餘萬言之綱領以告吾

聖人者告天下吾儒讀其全書以此篇通貫而自得之其文藹有餘言首尾聯貫脈絡分明余為節解而註之天下願學聖人之徒未有讀之不中心悅懌而敬服之者也豈一人之阿好可以繆相矜重而題之跋之者哉同學弟張星曜敬識

太極圖說論卷之一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同學諸子評

太極圖說發問論一

朱子答陸子美書曰太極篇首句最是長者所深排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物根抵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根抵又答子美書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特着無極二字以明之太極非有形器之物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子靜與朱子書曰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非以空言立說使

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其爲萬物根本固自
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
太極本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
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不足爲萬物根本耶自
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
者何煩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
朱子答子靜書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
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
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
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
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
之者不爲多矣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尋常不顧
旁人是非不計自已得失勇往直前說人不敢
說底道理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某推卜聞
子之意說得太煞分明只恐知道者脈其講誰
過甚子靜答云來書主張無極二字其要在灼
見太極眞體耳又何必更加無極字耶若欲言
其無方所無形狀如詩無聲無臭緊無於天載

之下譬如言神無方易無體豈可言無方之神無體之易耶諸書摘其要略以備考訂

或問濂溪無極而太極之說相傳至今猶有原其出於二氏而非之者然在當時朱子推崇其說諸儒亦

發問便欲遂宗

頗疑之惟子靜反復辨難為多豈道有兩是言有言無可並存其說致滋後儒之訾議而未有已歟余曰朱子之言有無雖以道言之實為易言之也易未嘗言極而言極言有而及無似可言也陸子之言有無雖以易言之實為道言之也道本有極而言極非無極而言極言有不及無不可言也或曰朱子言易即

言道也陸子言道卽言易也吾子謂有可言不可言者何也余曰朱子之存無極朱子亦自言之矣無形有理言之不爲多不言不爲少爲易言之似猶可言也陸子之去無極以其加無於極之上是猶二氏之以虛無爲本也及推鶴林老僧華山道士授受所自來而言之卽橫渠所謂儒佛老莊混爲一途不可言也或曰吾子姑舍其不可言而言其可言使可言者言之能使昔儒之辨難解獨不能使今儒之辨難亦與之俱解乎余曰子之言是欲從朱陸往復諸書而

言之也吾嘗讀其書平其心而論之陸子之說較長
然則朱子推其圖說以為先聖後聖同條共貫者非
歟余曰朱子本濂溪所傳而稱道之也亦賢知之過（無諍不）
（破的足為辜言之折衷）
也無補於聖人所不言適足滋後人之疑議焉耳或
曰吾子優陸子而過朱子且以為無補於聖人所不
言是濂溪多此圖說朱子又從而推大之其是非則
已判然有在矣余曰吾幼讀五經四子書以應當世
之科目年十六七時嘗遊葛屺瞻先生之門於時湖
南之講席已撤矣聞先生之緒論未嘗不反復而深

思之先生既沒余行遊四方三十餘年日求其人北面而事之無緣沓覯況欲如有宋諸儒一日立於其門而申願學之志乎今無極而太極之說相傳五六百年後之人尊而信之猶不免疑其以仲尼之徒而授受出二氏之流傳使以無極爲是謂得孔子之真傳以無極爲非謂入二氏之詖說貿貿然輕詆一辭於其間不能使兩家之紛難諜然以解而徒滋多見不知量之誚也或曰吾子之言固然矣然大道之在天下如日月之在天假令微雲薄蜺翳而蔽之其光

明必有非其質者矣朱子取是圖說而傳之也欲於聖人之大道增其光明也陸子不然其說似以無增於大道之光明而有以翳蔽之者然吾子讀聖賢之書窮天地之理出其生平所見而剖析之使所過者人人見其所爲過所優者人人見其所爲優去翳蔽而反光明今儒昔儒分左右袒而交爭無已者是亦不可以已乎余曰昔象山兄弟與紫陽辨難往復各是已之所是各非彼之所非兩相持則兩不相下雖

一節三十餘萬言之大根大本

智盡能索而不能折衷之也欲取兩家之論而折衷

之非聖人不能子張子夏之論交言氏卜氏之論教

公西子之論聞斯行端木氏之論過不及聖門弟子

學焉而各得其才性之所近雖參差不齊莫不歸於

一致有聖人以折衷之也今聖人往矣漢唐以來其

卓立於儒林有過於濂洛關閩諸儒者乎後之人一

旦欲舉其辨難不相下者而折衷之雖俟之千百世

○儒○者○人○人○闕○發○聖○人○行○行○人○

恐亦未能得也雖然聖人往矣聖人生平所論述而

○能○止○從○其○論○述○闡○發○使○其○端○不○得○而　闡　人　者　誰

傳之其人者歷今千百世而猶在也今既不得聖人

而折衷之莫若即聖人所論述而傳之其人者一一

取而折衷之○雖諸儒各是其說○辨難不相下者○庶幾哉可以渙然而冰釋矣乎○從古六百年來諸儒辨難卒莫能解而論定之自非其上下千古之識力如寶刀之斷絲神犀之分水一一本吾夫子爲旨歸安得一一取而折衷之眞發前首篇已見惟山生平所學廣大高深之一斑矣

太極圖說原易論二

或曰吾子所謂取聖人論述傳之其人而折衷之者如何余曰此非取聖人所言而言之固不足以折衷之矣然取聖人所言而不取聖人所不言而言之不足以折衷之也取聖人所不言而言不一如言聖人所言而言所不言亦不足以折衷之也苟言聖人所不言不一如言聖人所言而言所不言即聖人不先諸儒而言之其言有不足言者諸儒欲發聖人所不言而言之其言有不必言者亦不足以折衷之而聖

人之道隱矣然則取聖人所言而言之者如何余曰吾欲取聖人所言而言之必先取聖人所不言而言之而後聖人之所言可得而言也吾嘗讀五經四子之書言聖人之言道至於天而止矣如所云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者是也惟伏羲畫卦立本於陰陽陽乾也天也陰坤也地也乘天地而言之分天於地而言道之流行者合地於天而言道之立體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其言道也不兼言地而專言天命曰天命性曰天性德曰天德倫曰天敘以至禮亦曰

天秩刑亦曰天討而統名之天道以道之通三才兩大而有之者統乎一天而無乎不有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千聖百王言道者止於此矣自伏羲畫卦本河圖以明天地變化自然之理不得不兼言陰陽言陰陽即兼言天地也言天地而後四時日月五行萬物於其中變化而出者無不可言然在伏羲畫卦時人道已備於此矣於一陰一陽變化無窮之外豈復有加於此而不爲指畫者哉至孔子學易而贊之諸卦彖象十翼中言陰陽言剛柔言動靜言奇偶言

日月言四時言五行言父母言男女言幽明死生鬼神之故無不兼陰陽而言之一則曰乾坤易之門再則曰乾坤易之蘊孔子以爲吾合羲文周公三聖人以成一書莫不從陰陽對待言之雖與古聖人言道一本於天言不同而義則一然道固不離乎陰陽而道固不偶於陰陽者也言陰陽而道在其中言道而陰陽在其中未有兼言陰陽而不一言道者也未有分言陰陽而不統言陰陽所主之道者也特爲表而出之曰易有太極孔子彖象十翼中累數千百言止

逡案之言

此一言而已故不言天有太極道有太極而言易有太極爲三聖人易書止言陰陽而未嘗一言道者言之也曰是生兩儀者亦言未有兩畫時兩畫從是而起以明之不則止有兩畫之陰陽而太極雖在其中有不知其所自來者矣是者太極也是生兩儀卽是生四象是生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是也一生而無不生者也太極入陰陽能統陰陽而有之故陰陽分太極各稟太極而有之也非謂兩儀之上又有一太極生此兩儀也如曰又有一太極生此兩儀其下曰

兩儀生四象○是四象乃兩儀所生○非由太極而生○生四象生八卦○是八卦乃四象所生○非自太極而生矣○四象雖兩儀所生○六十四卦雖八卦所生○然兩儀既本於太極而言生○則兩儀雖分為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莫不以一本兩儀之太極即一本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太極亦不過層次而言生者也○故太極生兩儀云者○猶言兩儀之所自有○有于太極○八卦之所自有○有於四象○推之六十四卦之所自有○有於八卦○一有而無不有莫不以有太極而有者也○有太極云者猶

言天地之有道也有陰陽云者猶言天地之有氣也道非氣不足以存氣非道不足以行道與氣一而不雜氣與道二而不離者也其言生乃生生謂易之言生大生廣生之言生非若祖之生父父之生子子之生孫有一物又生一物而言生也猶是太極之有陰陽猶是陰陽之有太極也猶是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有陰陽猶是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有太極也此大易之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也故凡易之言陰陽即言天地言極即言道也人止知有是

道斯有是天地耳而不知有是道而有是天地者卽
有是天地而有是道也故有道而有天地以理言之
也無是天地道亦何所植根立本而流行于天地之
間亦以理言之也此紫陽所爲必有是理乃有是氣
先後之辨嚴于有氣
旋又曰無是氣理亦無聖處故道與天地可以先後
者先後爲言有無之根其嚴如此
言而不可以先後言也天下無陰陽內之太極又言
生兩儀天下無二氣內之大道又言立天地也此堯
舜禹湯文武以來言道者未有以道先天地而言者
也惟孔子以太極一有無不有之理層次言之爲畫

卦者言之也故道之先天地而有以爲無是理而若有是理也者以爲有是理而實無是理也道與天地（此論宋儒）（贊宋明諸）先後之言自古聖人之所不言也言先後卽可言有無自古聖人之言道先後且不言而況言有無乎使必以先後言自必以有無言此乃異端之所爲道非吾儒千聖百王之所爲道也

大易疏解諸書垂三千餘年幾於充棟曾有是從羲皇一畫之先透徹根源如此發揮者乎使太極而可圖可畫羲皇早已圖之畫之矣孔子止言易

有太極非言天有太極道有太極以醒天下至惛至瞶之人亦應耳聞而目見之乃人人張目而視傾耳而聽如聾如瞶者何也桂山之贊易豈徒加于諸儒論說一等而已哉

太極圖說有無論三

或曰道一而已豈言有言無以其異於吾道者卽言先言後亦以其異於吾道而不可言耶余曰言先後而非異卽言有無而非異矣異端之言先後爲有無言之也言先後而不言有無不言先後矣言有無不言先後則有無不可得而言也其言始於老氏老氏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無名天地之始又曰始生於無此言先後之始卽言有無之始也然猶兼有無而言之也至漢魏以來佛教流入中國空一

切有而專言無謂其道出于天地陰陽之外而歸于空虛寂滅之中不獨老氏之有者無之并老氏之無者亦非彼之所爲無矣夫道之爲道道通乎兩儀而爲道通乎三才而爲道道通乎萬事萬物而爲道者也有

○有○無○二○字○從○無○人○說○得○○○

有而生有必無無而生有者也二氏之立說以有爲小以無爲大以有爲妄以無爲眞彼既以無爲大則天地之所有皆小矣而天地所有之道亦小矣謂彼之道在陰陽有象之外其大也莫有大于此者矣彼既以無爲眞則天地之所有皆妄矣而天地所有之

道亦妄矣謂彼道之眞立空虛無量之中其眞也莫有眞于此者矣故其無之爲無推而上之人之所不聞不見也而彼謂聞之見之無之爲無反而求之彼之所自聞自見也而謂人不能聞之見之其說洋洸自恣窈冥無端有長生之界有無生之界以誘小人有立命之說有見性之說以惑君子于是乎有絕聖棄智芻狗萬物之談于是乎有一切有爲夢幻泡影之旨又未嘗不慮彼虛無之說不能勝我之立于實有而斥之也并慮我實有之理能勝彼之遁于虛無

而破之也則又爲之說曰彼之所有非有也乃虛妄不實者也我之所無非無也乃眞實不虛者也自尊其道于吾所爲天之上老氏出諸天之上者曰三淸之天佛氏無熱無煩諸天之最上者曰兜率陀天噫由其說而說之亦何所不至哉夫言道而言無則吾之所爲有者以天之有而有之也彼之所爲無自不能從吾有之天言之必于彼無之天言之而後其無可得而惟彼所欲言凡二氏之爲此說亦求自異于吾聖人之說以求勝于吾聖人使人知彼能言聖人

（直探二氏陋帳而中之）

所不能言○發聖人所未嘗發○而後可以立其教以自尊于天下○故二氏止言無○不言道○止言道○不言天○天止言吾之天○不言彼之天○止言彼之天○不言彼之天○大于吾之天○求立教以自尊于天下○必不可得之數也○則吾安得止言吾之有不取彼所爲無者與言之吾安得止言吾有之道不取彼所爲無之道與言之又安得止言吾有之天不取彼所爲無之天大于吾天者與言之故吾言吾之有與彼之無必從言道始吾言吾有之道與言彼無之道亦必從言天始天之大

也吾不得而知其大之何如也廣雅云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南北相去二億三萬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廣雅之言固不足憑然其所爲高且大者亦從可知矣天之大也如此天之氣之大也如此天之道之大也如此老氏者謂吾有之道必從彼無之道而生佛氏者謂彼無之道自從彼無之天而存夫天之爲天以其輕清之氣上浮而爲天耳使彼之天亦猶是上浮之氣之天則我天之與彼天猶一天也猶一天也猶一氣也猶

一氣也猶一道也猶一道也猶一有也彼之說必窮
入上爲一無字使無着脚
此二氏不得不謂彼之道出乎陰陽有象之外存于
虛無寂滅之中無氣而爲氣之始無道而爲道之始
可以無言不可以有言者彼天之所以大也嗟乎使
天之上而有此天此天也何天也既空所聚之形又
安得有氣既空所運之氣又安得有道彼所爲從無
生有眞實不虛者其說又窮此二氏不得不以吾之
天無形無氣而獨有道焉耳夫道也氣也形也一其
物而三其名者也可以分三而言之亦可執一而有

之吾亦無如彼何也吾道兼三而言有彼獨取一而言無老氏謂立于無而生有者吾道也吾道生氣之道也夫彼之道既立于無矣道且云無何況于氣則是無之中安得有陰之根如母以生陰陽之根如父以生陽又安得有陰陽之微茫渺忽胚胎朕兆以生是廣生大生之氣即以是廣生大生之氣生我有陰有陽之天地萬物乎此陰陽者道外之陰陽耶則陰陽自生不由道生矣如其爲道內之陰陽則道爲陰陽之本道之爲道不猶是陰陽之爲陰陽乎陰陽本

道而生陰陽之爲陰陽不猶是道之爲道乎此可知以有陰陽而生氣者爲有又必以無陰陽而生道者爲無自不得不以有陰陽而生陰陽者爲一道無陰陽而不生陰陽止生道者又爲一道矣佛氏以吾道之有能以有言有不能以無言無彼道之無能從有言無又能從無言無又能從無言有而言眞有能從有言無而言眞無此可知有旣非眞無亦非眞有旣非眞無無亦非眞有不得不以非有非無其說一無定在而後已者必然之勢也故吾道言有有形有氣

有道安得不言生生老氏兼言有無有道有氣而無形雖不言生生安得不言生佛氏止言無不言有雖言真有又言真無不獨無形無氣并道而且欲無之非但不言生生不言生安得不言無生爲彼生安得更言有生爲彼生嗟乎吾之道從有生者也從有生而相生者也一生而無不生一有而無不有者也生生而不息有有而不窮者也有道而二氣與俱生無道而二氣無與俱生矣有二氣而道與俱存無二氣而道無與俱存矣又安得有氣與道合而成吾一天

者復有一不可以氣言亦不可以道言止可以無言之道止可以無言之天爲老氏生無之道佛氏無生之道而不與吾道同歸之道老氏生無之天佛氏無生之天而不與吾天同存之天是何天何道也聖雖然彼彼言有是天吾言無是天皆人之所不聞不見于彼于此而無所憑焉者也吾安能舍彼不聞不見之天而止言吾共聞共見之天然吾苟舍吾與彼共聞共見之天又何從而言彼不聞不見之天哉廣雅謂天之去地及東西南北之相去若此吾由天之下地

之上從其中之虛無而言之亦可爲虛無矣從其中之寂滅而言之亦可爲寂滅矣日月星辰本乎天之氣而生于上者也山川草木本乎地之氣而生于下者也人群物類本乎天地之氣而生于天之下地之

此専爲雌氣言道引喩至切而精

上者也無一非無所本而生無一非無所本而存者

妙絕論

也然而天之下地之上上下四旁其爲虛無寂滅不可謂不廣且大矣自古及今有若在天之流光在地之吐暉如人如物之色相不本陰陽上下之氣莫爲而若爲之莫致而若致之無端而有微茫渺忽于彼

生無之道生之而出沒此四方上下虛無寂滅之中無端而有胚胎朕兆于彼存無之道存之而隱現此四方上下虛無寂滅之中有是理乎無是理乎夫此天之下地之上上下四方其爲虛無寂滅猶是氣與道合日流行于其間其不能無端而有所生無端而有所存猶若此況二氏欲于無氣無形道無所憑至虛至無至寂至滅之天謂其道一皆本于無也能生天地而不窮一皆本于無也能存性覺而不滅雖欲不立一本無虛無自名爲虛無之道本無寂滅自名

爲寂滅之天爲彼所生所存之界以遊遁其詞而不能已又自然之勢也使天之上有是生無存無之理天之下豈獨無是生無存無之理乎苟有形有氣之空虛寂滅中無是生無存無之理亦無形無氣之空虛寂滅中有是生無存無之理是天有二天道有二道矣吾所爲有有而生有必無無而生有彼又烏能知之而言之自非姑取吾共聞共見之天言之又烏能曉然而喻哉

異端與吾道同一天而分有無其無之一字非舍

吾天而更言彼之天不可得也桂山辨有無先後從辨天始此此如利刃刺人中其要害然此篇特其發端耳數節之後莫不迎刃而解矣

太極圖說有無論四

或曰天下之萬事萬物其有無相生如環之無端吾子言有不言無于天下之理不幾執其一端而言之乎余曰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今試以天道之運于上言之○其往者無也○其來者有也○其往者從有而之無者也○其來者從無而之有者也○推之人物之死生草木之榮落莫不皆然○未有有有而無無者亦未有言

○打○破○無○字○則○有○自○見○諸○儒○譁○

有而不言無者也然天下惟無之爲無可言無是眞

○言○無○然○說○餘○不○明

無也○以○無○從○有○往○也○惟有之爲有可言有是眞有也○

以其有從有來非從無來也即以歲時日月論之子之時非丑之時也非丑至而子無矣甲之日非乙之日也乙至而甲無矣由往而數之一月一歲而然百千萬億歲而然此自有而無之無也亥之時非子之時亥無而子有矣癸之日非甲之日也癸無而甲有矣由來而推之一月一歲而然百千萬億歲而然此自無而有之有也夫由往而數之時日歲月至百千萬億皆歲之有者也然無一時一日可以昔之有反而爲今之有況于三皇五帝以前之年歲乎若是者何

也無之不能復有猶死之不可復生亡之不可復存也以言虛無寂滅是爲虛無寂滅也天下無有有而無無之理也由來而推之時日歲月至百千萬億皆歲之無者也然無一時一日不以來之無必爲今之有何慮元會運世以後之年歲乎若是者何也有之不以無而爲無猶四時變而天道不與俱變萬物化而人道不與俱化也以言眞實無妄是爲眞實無妄也天下有無之不窮自必有有之不窮之理也凡天地相成陰陽變化之理有一不如是者乎此吾之言

有無○與二氏之言有無其不同如是者也或曰吾子所論有之爲有無之爲無與古今諸儒雜論有無絕無疑似恍忽之談其言多聖人所不言質之聖人可謂不繆矣然亦上下四旁往古來今宇宙以內事也愚竊謂天地之大不過氣與道相合而成猶一物焉已耳其始也必有所自始其終也必有所自終豈自有天地以來惟此渾淪旁薄之道與氣有有無無而莫測其終始者歟余曰子徒以人之有終始謂天之亦有終始耶吾既取聖人所不言者而言之又安能

以聖人存而不論者置之不論耶自古言天地之始終者多矣窈冥荒誕莫可窮詰如徐整三五歷紀混沌之初天地日高厚盤古日長大之原其始如河圖挺佐輔云百世之後地高天下民皆食土天可倚杵之要其終皆此類也不俟賢知之人知其說之繆妄不足信矣惟二氏以無爲始如是言無天之始也以空爲眞是言有天之終也其才辨之徒如莊周列禦寇佛圖澄鳩摩羅什本其旨而發揮之如江河之泛濫橫流而不可止士大夫聞其說溺而不反者有之矣

然其所爲以無爲始○以空爲眞者○亦不過以彼言虛無○奪吾言實有之理○以吾之言道○止于天○而彼能言無天之始○有天之終○謂天之上○不止一天○必有非氣與道之天○乃無氣可言○無道可名之天○乃爲最上之天○斯其道爲最上之道耳○今試問天之去地至億萬千百里有餘矣天之上其氣之蒼莽鴻濛而上升者其高可以數千百里計乎必曰未也可以千萬里計乎必曰未也可以億萬里計乎必曰可矣然皆吾天之所爲天也其高雖億萬里計乎亦不過蒼莽鴻濛

之氣耳使再從而詰問之自必以無形無氣無道可名至虛無至寂滅之天言之是彼之不得不以天之爲天不言有而言無道之爲道不名有而亦名無知其說之必窮惟一無可自遁于吾有之外而巳矣今吾以吾之實有而攻彼之虛無如操矛持戟將以刺物也而刺于無物之中吾如彼何哉莫若即彼言虛無者亦與言虛無使知彼言虛無之繆妄而後吾道言有而尊天其言不可得而淆其理不可得而易也老氏以無爲始以無爲始者有生于無之說也然既

言無又言生是生有之無非無也可知矣佛氏以空爲眞以空爲眞者眞存于空之說也然既言空又言存是存眞之空非空也可知矣若使無可生有是死可復生也死不可生而可以生故死惟一死而生有生生死惟一死故一死而萬世如故生有生生故生生而萬世如新也若使空可存眞是滅可長存也滅無可存而存可存存滅無不滅故天地之逝者不反存可存存故天地之來者無窮也彼二氏言人之生物之存吾言有者必言無人之死物之滅吾言無

者必言有惟以吾之無者必言有故必言天地之始以吾之有者必言無故必言天地之終言有言無無一不與吾相反而後可自立其敎以自神其說耳或曰彼二氏之言非言無之無也亦言其無而不無者也非言滅之滅也亦言其滅而不滅也余曰無而不

二氏言無言有何處着脚詞正而義嚴古今大文真使

無應言有矣滅而不滅應言存矣豈彼不無之道必託于無之天而言有彼不滅之道必附于滅之天而言存乎抑彼無之道自託于不無之天而生有抑彼滅之道又自附于不滅之天而長存乎雖反覆其辭

變幻其說。又若持矛挾盾。自相抵捂。尤或之甚者也。然則文王之詩所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象山引此以証無極之說。古人言天言道。亦何必不言無乎。余曰。昔象山引以折紫陽。亦止言無可加于極之下。不可加于極之上耳。而紫陽無以應也。雖言無正言其不無耳。然古人作此詩之意義。則不特此也。今子亦引此爲言。是又止斷取無之一字言之。未嘗合聲臭二字而思之耳。夫聲者。猶口之有聲也。臭者。猶鼻之有臭也。皆氣之屬也。天者。氣之積也。一闔一闢一呼

一吸風雷鼓動皆氣之所爲可得而聞者也此皆指
上天至粗而言猶文王化民之聲色而孔子末之之
意也若求其至精至微而主乎氣者又豈若聲臭之
可得而聞哉所謂主乎氣者即上文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者是也無聲無臭而有不無者存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可以無言不可以無言乎又何止象山顛倒
言之而可言無不顛倒言之而不可言無之說而已
哉如以聖人言道未嘗不言無而疑之夫聖人亦何
嘗有止言有不言無之理耶言有不言無之說此爲

二氏言無者言之也若聖人則終日所言者有也即終日所言者無也萬事萬理無不從有言無不從無言又必不可從無言止可從有而言者也姑取一二大者約畧言之人之爲人有形有氣者也而其戒所不睹懼所不聞者道也不睹不聞非無之謂乎鬼神之爲鬼神若無氣而有氣若無形而有形者也而其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者德也不見不聞而體物非無之謂乎推之君父之倫其見于事者皆其根于心者也仁義之德施于物者皆其原于性者也事物

行于有而心性存于無大而推之天地而然小而推
析義至此不啻析牛毛矣以此心思
之一物而然是萬事萬物之兼有無猶萬事萬物之
此前人明理所易及
兼陰與陽萬事萬物之兼理與氣而爲言也然而聖
人未嘗一言無不惟不言無且無一不言有以有在
無之中者必言有惟無在有之外者始言無也知此
而無極太極之說亦可知矣伏羲之以一陰一陽言
有也不言太極以太極在兩儀之中也孔子之言太
極是從太極在兩儀中表而出之者也兩儀見于卦
畫猶天地見于兩間可得而言有也兩儀以太極而

有猶天地以大道而有可得而言無乃不可言無而止可言有者也極不可見非若兩儀之見于卦畫道不可見非若天地之見于兩間故伏羲不于兩畫之先加一畫之數聖人不于天地之外加一消之名以極與道皆處于無也處于無則宜言無極矣乃孔子不言無而言有猶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無其處之形而不言無形有其實之理而止言有理舍其虛從其實而言之者也今一極也必兼無而言有豈兼無言有而極之理見不兼無言有而極之理不見也哉

其剖析大道有無如繭絲牛毛無纖毫剩義使二氏從天上說玄說妙無復作生活計真摘驪珠神手

太極圖說終始論五

或曰人以形氣而有終始天地亦形氣之一物耳豈人與天地之氣無殊而與天地之道有殊又豈道入于人人之形氣而有始終者入于天地之形氣而獨無始終歟余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猶塵沙之于大塊耳古人言氣必有數此亦從天地陰陽言之也如四時之運行百物之生息大而一闢一闔細而一呼一吸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惟四序之以氣而有數也春之溫三月而謝夏之暑三月而代矣秋之肅三月而

朔冬之寒三月而代矣惟百物之以氣而有數也有以百年計者有以十年二十年計者有以歲月計者有以朝暮計者所受于天之氣數盡則四時百物亦與之俱盡矣若天地之爲天地氣與道相合而成者也氣與道合而不見其始者氣與道合而不見其終氣與道合而爲萬物之有始有終者氣與道合而爲萬物之無始無終惟二氏以天地之氣數雖百千萬億久于人未有不毀不滅無始無終者也老氏始得曰吾之道可以長生不死佛氏始得曰吾之道可以

不滅不生吾之所以大于天地也吾即所謂長久如天地究必毀滅者論之彼言吾天地之氣必毀必滅矣○彼能言吾天地之道亦與俱毀俱滅乎○彼既不能言○天地之道與天地之氣俱毀俱滅矣○彼又何所見而云天地之氣不能與天地之道不毀不滅乎彼惟不知天地之有氣必有道○有道必有氣○無氣必無道無道必無氣○氣以道○而存○有主道以氣而化自神氣與道○道與氣相成相合○氣無始終○道亦無始終○道無始終氣亦無始終此吾聖人不言而自然之理也彼

非知之而不言直不知而不能言耳且夫天地者氣之大原萬物之所從生也即道之大原萬物之所從生而受之者也天地之道之不毀以氣之不毀也未有氣不毀而道不與不毀者也天地之氣之不毀以道之不毀也未有道不毀而氣不與不毀者也故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即受天地之性以立比之天地之大道亦若大塊之散而爲塵沙耳然其存也與氣之數俱存而爲人其亡也不與氣之數俱亡而爲鬼爲神賢知之君子秉質應昻上與星日爭光愚不肖之

小人亦與黎丘鵲亭恍忽遊行而不滅人止知氣之有陰陽遂以人之有生死言始言終而不知人以陽此理乎近從無人言之氣始者入乎陰之氣而陽之氣終鬼以陰之氣始者入乎陽之氣而陰之氣終此陰陽人鬼之氣有始終而無始終者本如是也故氣非先道而有也有氣無道而言物直謂之頑冥不靈之物可也由今日之天地求其始而溯之不過風氣未開謂之混沌耳豈其四時無序百物無倫而謂之如混如沌者乎道非先氣而有也有道無氣而言物直謂之虛無寂滅而

無物焉可也由今日之言道求其始而推之不過以本無名象不同形器耳豈其陰陽未分道自先立乾坤有盡道自獨存而遂可離形離器者乎故盈天地之間者氣也盈天地之間者道也道與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一氣言天地非不可言而天地非一氣也道不離乎氣言氣而道自存焉也以一道言天地非不可言而天地非一道也氣不離乎道言道而氣自存焉也故吾見天地之運行于兩間惟一氣焉耳不見所謂道也吾見天地之運行于兩間日月之不

過四時之不忒五行之有紀萬物之有倫其氣循環無端有條不紊雖百千萬億年如一日焉以是知吾見氣之爲氣即見道之爲道也道也氣也一天地自有之道一天地自有之氣也非天地有道之後有此氣以行乎道之外非天地有氣之後有此道以入乎氣之中二氏謂天地未生以前有吾道以生之天地既滅以後有吾道以存之此其以天地有成有敗有始有終者氣爲之而非道爲之惟彼有道無氣非災刼所能侵安得不以其道大于天地也哉嗚呼其說

之誕妄一何甚也

宋儒辨理氣爲精析畢竟以必有理斯有氣立説不免墮入二氏又𢙢𢙢不安皆由不知陰陽是何物道是何物形上形下本作兩截看耳非通三千年前開天畫卦之心䏊安能發揮夫子太極兩儀之本旨桂山之學易不知傳自何人

太極圖說終始論六

或曰天與人一也天無氣數而人有氣數○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人之氣受于天者也天之氣○無時日○無歲月○一闔一闢○一呼一吸○循環而無已者也○人受其氣以生○如四時之代謝○既有數矣○而四時之中○又有節候存焉○是又有數矣○萬物生于四時節候之中○其受氣之盈虛久暫不同○皆天地之氣之數爲之也○萬物至微○所得于天地之氣數有限○其生死修短有定數○而又不齊者○其或受氣于天○又或受氣于人之厚

薄爲之也乃欲以天地自爲一氣之大原非有所受之而有所限之者相與比而論之耶二氏徒以人之氣數有始終爽天地而比于人而後可言惟彼之道大乎天地歷百千萬億而不毀耳或曰人之終始固不得比于天之無終無始然而人之爲人不過一生爲一始一死爲一終如斯而已乎余曰人之爲人兼道與氣而有之者也人止知氣之靈靈于道而不知道之靈亦靈于氣也人之死也氣散而亡矣而有不亡者存爲鬼爲神其道不亡其氣不亡也氣之爲氣

此理從來人能言之而不能精析而發之

兼陰陽而有之也乘乎陽之氣而爲人歸乎陰之氣而爲鬼神鬼神之爲鬼神亦以是氣而爲鬼神者也二氏者各欲出陰陽之外而爲鬼神是欲離道與氣而二之矣老氏猶知不能離氣而求佛氏必欲離氣而求之然佛氏之求之也雖以其道求之未嘗不以其有生之氣求之及其死也亦徒以生欲離其陽之氣者死亦并其陰之氣亦離之而不知其氣佛氏一人之氣其道佛氏一人之道亦佛氏一人自欲離而二之耳彼烏知天下莫大之氣無如天地必不能離

道而有氣天下莫大之道無如天地必不能離氣而有道非天地不能離而二之以道與氣必無離而二之之理也此佛氏生求無而又言有死求無生又言有生不得止言一世又以二世三世言死生也苟以二世三世言死生雖十世百世為死為生亦何異世之人生而為一人死而為一鬼而已矣或曰然則萬物有生死而天地獨無生死其理固如是乎余曰子徒見萬物之死生有百年有十年二十年或四三年而不如天地固無日不以其死生之理流行于兩間

者也昔日之死與來日之生昔歲之死與來歲之生
往者不復存來者未有已人與萬物亦如之生固無
盡死亦無盡也使盈天地之萬物積天地之歲時有
來而無往有生而無死雖十百千年已有必窮之勢
死元會運世億萬年乎使天地有來而無往有屈而
無伸則天地亦一成不變之物矣惟往者日逝于陰
陽變化之中而來者日生于陰陽變化之內其氣以
合故趨新爲本其道以存神知化爲功而天地之有
是道有是氣有是人物有是鬼神億世如新萬古如

故而無始無終者彼又烏足以知之
從理氣二字看得如此精透天地人物聖人鬼神無一出其範圍之中二氏從何處着脚眞性理中從未有文字

太極圖說原有論七

或曰吾于論天地大道之有無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然此聖人所不言也而吾子言之必有怖其言如河漢之無極矣今吾子將必取聖人所言者言之使與言聖人所不言少有疑繆於聖人所已言吾知吾子必不宜之于口也願聞聖人所已言通乎聖人所不言使人知吾道之大一而已矣豈復有疑而二之者耶又何二氏誣世惑民之足患乎余曰自古聖人之言道也○亦欲明此道于天下○而與天下共明之也○使

道而可以無言則聖人何必不言無使聖人之道不如此論道猶有乎哉道與乃者其必有不在乎也離天地形氣之中又必有離乎天地形氣之外而為者耶道則聖人何必止言入乎天地形氣中之道而不言出乎天地形氣外之道倖猶莊周所為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豈眞有其言即有其理而必不言之乎無如天地之道惟有有之理必無無之理雖推之天之上無窮無盡之上亦止此天止此道也必無所謂空虛寂滅中自有天空虛寂滅中自有道也即推之自天至地

以下○無窮無盡之下○亦止此天○止此道也○必無所謂空虛寂滅中自有天○空虛寂滅中自有道也○雖推之東西南北○如帷蓋○如圓卵○亦無不然○故曰聖人之道○至於天而止也○今二氏之徒必舍吾有形有氣道在其中之天而言其無形無氣無道可名之天以逞其洸洋自恣之說○嗚呼彼惟不知吾有形有氣道在其中之天乃言天之至而無可復言之天又安能知聖人本天垂世立極乃言道之至爲無可復言之道卽言天之至爲無可復言之天也哉故聖人之爲聖人

全乎天之道而爲聖人者也彼以吾聖人盡性立命〇
以成巳裁成輔相以成物立綱陳紀教育生民皆〇非〇
〇取〇二〇氏〇之〇大〇已〇小〇吾〇者〇代〇爲〇言〇之〇此〇所〇偽〇所〇嘩〇噓〇
天地自然無爲之道而聖人雕琢天地矯揉萬物之〇〇
〇而〇不敢賛者
道也其道知有而不知無知實而不知虛知含巳從〇〇〇
人不知含人從巳知以有與實爲巳而爲人不知以〇〇〇
無與虛不爲人而爲巳〇彼〇之〇道〇非〇吾〇所〇爲〇道〇彼〇之〇天〇
非吾所爲天也嗚呼彼既〇不知聖人所爲道又安知〇
〇天〇地〇之〇所〇爲〇道〇乎〇苟〇能〇知〇之〇未〇有〇不〇知〇古〇之〇聖〇人〇其
本天道以立人道皆出于天地自然無爲一無所强

勉而爲之者也又安敢爲絕聖棄智夢幻泡影誣世惑民之說乎自有天地以來無所爲父子也君臣也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雖維皇上帝何嘗諄諄而命之曰若者爲父子若者爲君臣若者爲夫婦昆弟朋友乎然芸芸之衆蚩蚩之民必有夫婦以相合焉必有父子以相親焉必有兄弟朋友以相聚相處焉又必有出羣者推而尊之不及者俯而從之若君若臣以相統率焉是天之生人必有此五者加之以六而不能損之以四而不可非天之道爲之而誰爲之聖

人以其有是道也而爲之立其教曰爾有父子必有
親也爾有君臣必有義也爾有兄弟夫婦朋友必有
別有序有信也天下莫不翕然從之安然行之一人
然人人然天下人無不然聖人之道爲之孰非天之
道爲之乎老氏曰吾欲人之如禽獸同人道于牛馬
何取乎聖人之區而別之也釋氏曰吾甚哀人之終
于爲人而已也舍而君臣父子去爾夫婦兄弟朋友
求吾不復爲人之理而已夫二氏以天所生之人不
欲爲天所生之人以天所生人自有之倫不欲爲天

所生人必盡之倫以天所予以盡人合天之知覺必欲爲背人逆天以求爲己之知覺自謂吾之道大于天地世之人不知其以不可爲道之道自以爲道一若天地之外別有是道爲二氏之道者然迄今千百年猶有尊而信之者不亦天下大狂惑不解之人耶自有天地而有人以來無所爲仁無所爲義無所爲禮知信之名也惟聖人以是爲天所賦之性而咸具于吾心天之道即人之道也使聖人自立此五者之教以率天下之人人必以爲加我所未有强我所不

堪孰肯信而從之惟天下之民不知有仁無不知有親而親之聖人教之曰是卽爾之仁也是卽爾之性原有此仁也而仁之道立于人之心矣仁立于人之心以之親親卽以親親之仁以之及于民及于物而仁道之大無不全于吾性而存之而發之矣人初不知有義從其有敬而教之初不知有禮從其有別而教之初不知有智從其知善知惡而教之初不知有信從其不欺不負而教之無不皆然以故從其教而心若安之○違其教而心若有所不安者○此自然之良

知自然之良能如是而可謂非天之道爲之而詐爲
爲之乎老氏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詐僞吾欲
爲嬰兒與人爲混沌而聖人日取其竅而鑿之也釋
氏曰吾之道忍恥辱忘德怨人我平等而已吾何有
于羞惡是非若競而若爭乎況吾知生爲仁又安知
殺爲仁吾知以吾智成巳以爲智又安知以吾智成
物以爲智此其說與吾道相背而馳久矣夫天地以
覺民爲道豈天地以愚民爲道天地能使民愚而能
覺爲道豈天地又以覺覺而復愚爲道且聖人以等殺

爲天道而佛氏以平等爲天道聖人盡知仁爲天道○而佛氏冥仁知爲天道○是豈天地有一道以與聖人○又有一道以與二氏耶○亦聖人自本天道而爲聖人○二氏自反天道而爲二氏耳○然而五常之道無日不行于民生日用之間○亦何益之有哉○自有天地有人賦以心性之知覺以來一一人止一一已耳其養生遂性亦自成其一已耳不知所爲成物不知所爲成已必成物必成物而後可爲成已也聖人本天道而教之日人之爲道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合成已

成物而爲道者也人有不疑且畏者乎八曰爾無疑也無畏也爾不有父母乎不思所以事之乎爾不有夫婦乎不思所以畜之乎爾不有君臣兄弟朋友乎不思所以敬事而協和之乎由爾之己視之則皆物也爾知成己而一物不成則爾之己不成矣是物非于爾成之而誰爲成之耶由是而推之以及于人羣以及于物類孰非成物之事孰非成己之事成之耶雖愚不肖之人皆知有當敬當愛之人其不能及民與物者不能充其仁知之量而有所不足也若夫

賢知之人則固知之而能充之矣知周萬物而仁濟天下然有及有不及者勢分使之然也或及一鄉或及一邑或及一國及天下其有一鄉不能及一邑一國不能及天下所受于性而成于才者又有不齊耳雖所成有大小然莫非成己而成物之道也故盡其性以贊化育必舉而歸之天下之至誠此非人之道即天之道更有何道加于此而爲道乎老氏爲我其爲說曰吾甚嗤堯禹之爲天下苦其心勞其力而無益于治平也上德無爲下德爲之人以治爲治而不

治我以不治爲治而治之使其民相安相樂而我無與也其民相爭相殺而我無與也相安相樂而不已必至于相爭相殺而後已相爭相殺而不已必至于相安相樂而後已皆我無與也非我與之而然不與之而不然者也又何用敝敝焉以天下勞苦如桎梏爲哉釋氏則視一身如夢幻耳更何有于人其言曰吾豈無所以爲人哉吾以一大事因緣之說爲人生者吾引而導之死者吾懺而免之吾方求無生又何暇爲人求有生使其日轉展於夢幻中爲哉彼二氏

者惟以成已必成物乃古聖人所自欲爲而爲之吾
道原於天地之成己成物而中備之神道益著
弗欲爲之則亦弗爲之已耳又烏知聖人所爲成已
成物即天地所爲成已成物天與人本無二道者乎
今夫天其覆物也如此今夫地其載物也如此其德
亦已至矣而天地不如是而已也凡所爲日以暄之
雨以潤之風以散之雷以動之四時寒暑以推移之
晝作夜止以休息之金木水火以贍用之鳥獸草木
百穀以滋養之而其大者命之以性宰之以道術之
以人倫具之以天德凡此皆人之所資以生而所受

以成者也謂非天有以賫之而有以受之何以無一
事一理不本二氣五行莫之爲莫之致一如安排品
定而與之者誰爲爲之耶且不特此也其至小者莫
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心腹腎腸飲食相化男女相
生缺其一而不可者孰爲爲之卽至毛羽鱗甲百穀
草木文采之續紛音聲之響答臭味之滋液有一非
二氣五行中莫之爲莫之致一如安排品定而有之
者誰爲爲之耶其運于上也一日一周有一瞬之少
停卽非天命不已之天矣其處于下也一貞一元有

一息之少間即非承天時行之地矣此其所爲自成而成物者如是使天非於穆不已以自成其已地非承天而行以自成其已又何以成物又何以成古今生生不已之萬物而與爲無窮無盡哉彼又何足以知之

言聖人恆言之理一如桂山自著一書言之一綱之領萬目有條而不紊眞若闢所未聞言理至極處古今一轍非以心印心者不能